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0867075



編實鄧·虹賓黃

美術叢書

4

集 初

輯 七 第

版 八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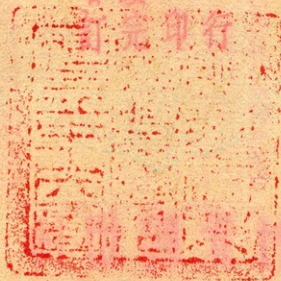
神州國光社

辛亥孟春初版刊

戊辰十月二版復

民國二十五年夏三版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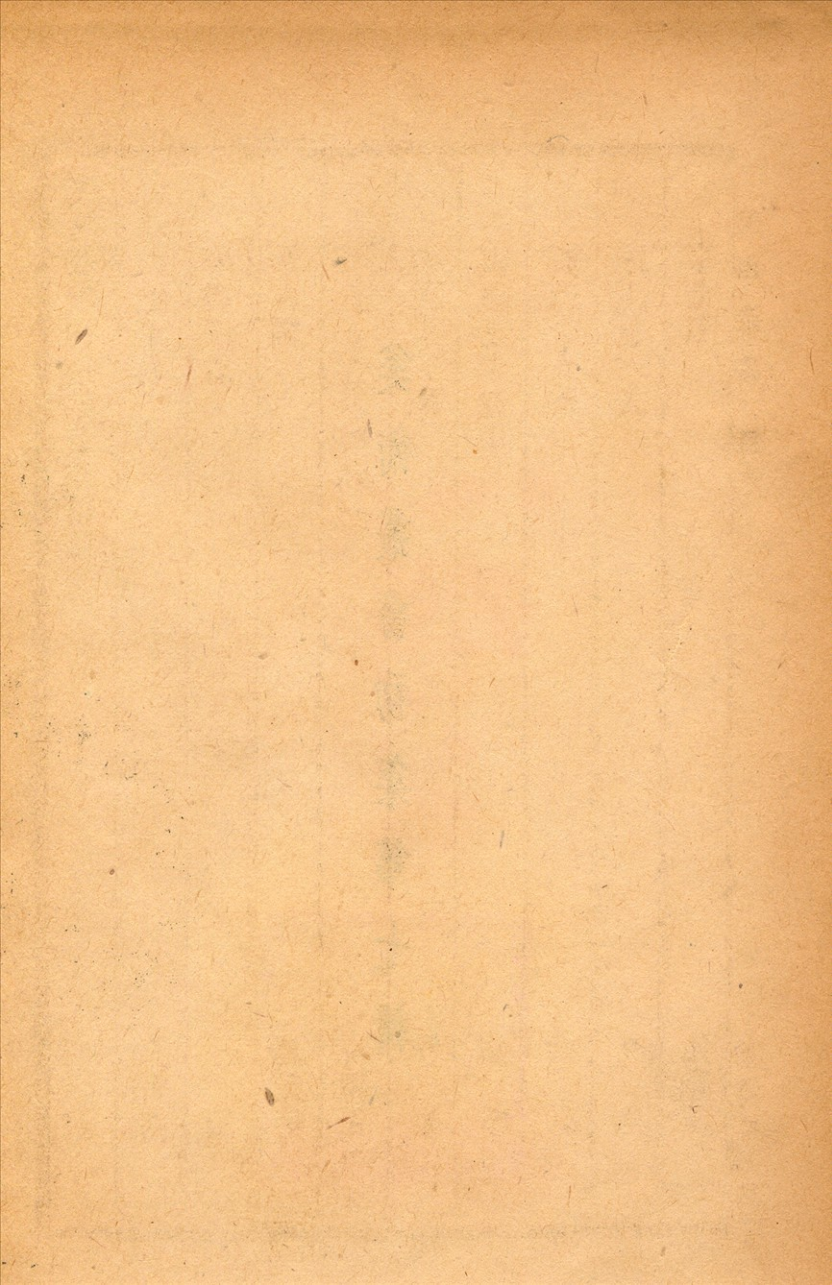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六年秋四版增





美術叢書初集第七





美術叢書初集第七輯目錄

臨池心解

朱和羹

學畫淺說

王 槩

學古編

吾丘衍

附三十五舉校勘記

姚覲元

續三十五舉

桂 馥

再續三十五舉

姚 晏

續三十五舉

黃子高

端溪硯石考

高 兆

享金簿

孔尙任

臨池心解序

自來論書之作都証釋古刻評泊名蹟以自成著錄鮮有出心得以爲書家標準者竊謂書者著也文章原本道誼而書爲文所由著書之醇疵由其人之情學問攸殊遂分途而不相合而後人持論亦各因其人性情學問之所近以爲取舍苟其人長於論古必能自道所得闡發秘奧具有懸解雖未必盡衷諸一是要其言不能廢也且必其學問之淵雅性情之敦篤達於事理工爲文章者也夫書爲心畫得之於心者應之於手悟之於心者達之於言言不盡廢將歷久而可爲後學導夫先路者在此矣然世傳右軍筆勢論孫虔禮猶詆爲文鄙理疎意乖言拙則著述之信後不綦難哉朱君指山嗜書四十餘年可謂勤且專矣往往即叢殘之義偶觸之思及夫簡策小言竇

座燕語心有所屬隨筆錄之所著臨池心解一書吾不知與過庭書譜海岳
名言其指趣離合識力深淺若何惟皆從閱歷甘苦中來不爲偏宕之談刻
激之論庶幾斯言可不廢歟詰嗣運鴻懼手澤久湮亟謀剞劂而屬序於余
余非知書者姑應其請而綴辭焉

咸豐二年壬子八月之望嘉定程庭鷺撰

洞庭東山鄭二峨余二十年前老友也每至郡城必過余館舍談文論古媿不倦間稱其姻朱君指山工詩善書收藏古人名蹟甚富約余入山作數日叙朱君知之亦屢屬二峨向余敦促余卒卒不果殊以爲愧今年夏二峨有江北之行過余話別一見即黯然曰君屢約不入山指山已病歿無緣見面矣指山所著臨池心解一編君閱之當如見指山也余展玩累日凡書學之源流法度以及用筆用墨之秘無不鑿鑿言之要自一生閱歷得來不失之偏不同於襲非於古人閫奧實能神而明之者歟余弱冠即喜學書迄今四十餘年古人筆意不得毫末似近復以病臂廢書觀指山是編益使余慚且憾焉哲嗣運鴻善承先志付梓以公同好行見是編一出臨池家奉爲津梁凡世之未見指山者皆如見指山焉指山不死矣二峨久闊即以此文復

之咸豐二年重九日震澤徐錫琛恬存氏書於郡城之可自怡齋

4435
V.4
臨池心解

吳縣朱和羹指山著

學書須先明源流次諳法度次明傳習之異同源流者書有十體六體五體之類以及其所自始也法度者間架結構之類以及精神氣魄寄於用筆用墨是也傳習異同者魏晉之書與唐宋各別魏晉去漢未遠故其書點畫絲轉自然古意流露索衛屬一臺二妙二王妙蹟天骨開張唐宋人雖由此出畢竟氣味不同前則歐虞褚薛後則米蔡蘇黃何嘗不各自成家亦幾於父子不相承襲知有異有同有異而實同有同而實異方悟得萬千變化也作字須有操縱起筆處極意縱去回轉處竭力騰挪自然結構穩愜所謂百丈游絲在掌中也

有同一字而用筆絕不相類者懷寧鄧完白授包慎伯筆法云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此可悟間架之法

執筆貴緊不貴鬆余執筆非不緊每於豎畫常形屈曲後悟一味緊執直下未爲融洽須起筆頓足然後走下中間略提至末回顧庶幾心手雙暢

臨池切不可有忽筆何謂忽筆行間摺搭稍難不顧章法味然一筆是也忽筆或竟無疵然與其忽略而無疵何如沉着而不苟蓋筆筆不苟久之方沉着有進境倘不從難處配搭那得深穩

正鋒取勁側筆取妍王羲之書蘭亭取妍處時帶側筆余每見秋鷹搏兔先於空際盤旋然後側翅一掠翩然下攫悟作書一味執筆直下斷不能因勢取妍也所以論右軍書者每稱其鸞翔鳳翥

偏鋒正鋒之說古來無之無論右軍不廢偏鋒即旭素草書時有一二蘇黃則全用文待詔祝京兆亦時藉以取態何損耶若解大紳馬應圖輩縱盡出正鋒何救惡札

今人筆法且不論試與論墨法尤茫乎若迷矣舊傳徐鉉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思翁言坡公所書赤壁賦全用正筆欲透紙背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殊非石刻所能傳此皆用墨到極微妙地位亦書家莫傳之秘也

作書須筆筆斷而後起言筆筆有起訖耳然行書筆斷而後起者易會草書筆斷而後起者難悟倘從草書會其用筆則探驪得珠矣

作文須立身題巔從空處落想到得空處自然不脫不黏作畫到得空處自

然超渾灑脫作書何獨不然

作書要發揮自己性靈切莫寄人籬下凡臨摹各家不過竊取其用筆非規規形似也近世每臨一家止摹仿其筆畫至於用意入神全不領會要知得形似者有盡而領神味者無窮東坡自謂懸書壁間觀之所取得其大意正指此也若趙承旨不能補米顛海月賦則轉爲臨摹所困矣

字畫承接處第一要輕捷不著筆墨痕如羚羊挂角學者工夫精熟自能心靈手敏然便捷須精熟轉折須暗過方知折釵股之妙暗過處又要留處行行處留乃得真訣

東坡云執筆無定法要以指實掌虛爲主指實如紙鳶乘風不得有一微隙否則不能扶搖而上掌虛如御車坦道不得有一窒礙否則不能縱送自如

吾更謂執筆如鎗法左右前後偏鋒正鋒必隨勢轉之一氣貫注操縱在心時亦微帶側意運掉更靈柳公權論心正筆正論其理也余論執筆論其勢也

作字以精氣神爲主落筆處要力量橫勒處要波折轉捩處要圓勁直下處要提頓挑趯處要挺拔承接處要沉着映帶處要含蓄結局處要回顧操之縱之六轡在手解衣磅礴色舞眉飛董思翁云作字須攢捉即米元章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意也會得此意便是作家彼纖媚取悅或用筆粗獷自謂古致者何足論哉

臨書異於摹書蓋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則經意不經意之別也

孫過庭云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善用筆者真草並擅推之大小莫不皆然近有擅此不擅彼者不過偏長耳究之大字不足小字踟促未見其盡善也

臨池之法不外結體用筆結體之功在學力而用筆之妙關性靈苟非多閱古書多臨古帖融會於胸次未易指揮如意也能如秋鷹搏兔碧落摩空目光四射用筆之法得之矣昔稱蔡忠惠書歐陽公畫錦堂記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蹠竅合作而後用之世謂之百衲碑此言結體之加意也

作草於承接處最要體會有一筆關照兩筆者有一筆關照數筆者切不可直往直來

楷法與作行草用筆一理作楷不以行草之筆出之則全無血脉行草不以

作楷之筆出之則全無起訖書譜云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吾意楷須融洽行草須分明

臨帖須先觀字之起筆落筆抑揚頓挫左右縈拂上下銜接書譜云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梢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銳吾意臨字之要在中竅至於點畫之工整猶後也

撥鐙之法爲古來執筆一要訣所謂撥鐙者撇捺鈎揭抵拒導送是也近有以三指執筆名小二指反掀起自謂虛掌之極不知撥鐙法小指貼名指上三指導送往來耳更有以四指齊排管上者將何以導送抵拒乎其法始於右軍傳於晉唐後人留意者絕少思翁從徐季海三藏碑悟此尙歎覓解人不得也

作書從平正一路作基則結體深穩不致流於空滑書譜云初學分布但求平正險絕之後復歸平正蓋非板滯之謂仍要銜接有氣勢起訖有頓折寫真一如寫行草方不類算子書耳雖古人書皆以奇宕爲主不取平正然爲初學說法不敢超乘而上也

元章書天矯跌宕世咸稱其自創一法不知其全學陸柬之頭陀寺碑陸書少傳世元章亦闕不言耳

陸官司儀
虞世南甥

東坡書世謂其學徐浩其實出於王僧

虔又雜以顏常山法後人遂不知其入手所自皆學古而善變者也

小楷難小草尤難楷以法勝草以神勝法可勉強合神非絕跡無行地不能超脫八法之外游行九宮之中褚登善陰符經參以急就以楷法行之遂爲千古絕作其後無聞焉祝京兆大草深得右軍神理而時露儉氣小草則頓

宥純和行間茂密亦復丰致蕭遠庶幾媲美褚公

作書貴一氣貫注凡作一字上下有承接左右有呼應打疊一片方爲盡善盡美即此推之數字數行數十行總在精神團結神不外散如論詩者比之五言長城四十賢人意也

世傳蘇行書署名艸頭右先橫米行書署名艸頭右先直然芾字上半从艸並非艸即芾字省文耳僞米跡則直於草頭下加市字豈海嶽善書乃至自誤其名乎按米書款自元祐六年以前皆作黻六年以後改書作芾即署名一字可以辨真僞並可辨真跡作書之前後

作字有主筆則紀綱不紊寫山水家萬壑千巖經營滿幅其中要先立主峯主峯立定其餘層巒疊嶂旁見側出皆血脉流通作書之法亦如之每字中

立定主筆凡布局展勢結構操縱側瀉力撐皆主筆左右之也有此主筆四面呼吸相通

古來善書者多善畫善畫者多善書書與畫殊途同歸也畫石如飛白畫木如籀畫竹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郭熙唐棣之樹文與可之竹溫日觀之葡萄皆自書法中得來此畫之與書通者也至於書體如鵝頭虎爪倒薤偃波龍鳳麟龜魚蟲雲鳥犬兔科斗之屬又如錐畫沙印泥折釵股屋漏痕高峯墜石百歲枯籐驚蛇入草龍跳虎臥戲海游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諸喻書之與畫通者也覽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李陽冰上李大夫人書則書畫相通之理益信

信筆是作書一病迴腕藏鋒處處留得筆住始免率直大凡一畫起筆要逆

中間要豐實收處要回顧如天上之陣雲一豎起筆要力頓中間要提運住筆要凝重或如垂露或如懸針或如百歲枯籐各視體勢爲之唐太宗云豎畫起不頓住走下雖短不能直凡一點起處逆入中間拈頓住處出鋒鈎轉處要行處留留處行思翁云須懸腕須正鋒此皆破信筆之病

先民有言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渴不欲太瘦瘦則形枯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乃爲合作余則謂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無己則肉勝不如骨勝多露不如多藏

字以骨力爲主書譜所云衆妙攸歸務存骨氣也余書素惡佻達故於顏柳歐褚及北海書日夕參摹未敢以妍媚取悅也客曰君於八法用筆結體已自明悉每嫌骨力多而妍媚少故時人都不悅君書余曰惟其骨力多方合

古人惟其不悅時目正是進步

右軍襍帖多任靖代書蓋靖學於右軍大令又學於靖也事見陶宏景與武帝論書啟然歷代書家傳記多佚靖名可知得傳與否有幸有不幸當時絕藝後世湮沒不著者固已多矣

凡臨摹須專力一家然後以各家縱覽揣摩自然胸中鑿飫腕下精熟久之眼光廣闊志趣高深集衆長以爲己有方得出羣境地若未到此境地便冀移情感悟安可得耶

雲間李待問字存我自許書法出董宗伯上凡遇寺院有宗伯題額者輒另書列其旁欲以爭勝也宗伯聞而往觀之曰書果佳但有殺氣後李果以起義陣亡又傳宗伯以李書留後必掩己名乃陰使人以重價收買得即焚之

故李書至今絕少此與趙松雪焚鮮于伯機書正同此必屬附會之說趙董
大家天姿學問俱可籠罩一切若沾沾懷忌嫉心則識量淺隘藝必不能精
造矣

筆墨二字時人都不講究要知畫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筆實則墨沉筆浮
則墨漂倘筆墨不能沉着施之金石尤弱態畢露矣

楷法用墨欲腴用筆欲圓轉而有勁乃墨瀋癡肥絕無鋒穎似龜鼈之縮項
足行草須宛轉回向沉着收束乃似枯槁敗蔓縱橫道上而云出自魏武鍾
傅顛旭狂素墮入惡道良可憫也

買王得羊不失所望宋齊間人語也買褚得薛不落節唐中睿之季人語也
蓋時重大令書而羊敬元爲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時重河南書而薛少保

爲河南甥妙有河南法二事可成切對亦可見一脈相傳評騭自有公論也
小楷最不易工元章但有行押偶一作楷亦但妍媚取態耳每論宋楷以吳
傅朋說爲第一明楷以文衡山爲第一然畢竟子昂得黃庭樂毅法居多邢
子愿謂右軍以後惟趙吳興得正衣鉢唐宋人皆不及也

不能多見古人墨蹟惟求佳本碑帖雖殘缺亦皆可寶趙承旨云得古人石
刻數行專心學之何患不名世數行能悟即千百行用筆一例也觀能書者
僅得數字揣摩便自成體無他專心既久悟其用筆用墨及結體之法供我
運用耳世之專求彙帖而棄殘缺不全者徒誇收藏之富焉知古人精神所
在哉

作書當悟波折之法蓋點畫長短各有分寸隨其體而結之不能泥於成見

倘字本用長而長者不安則就其短而施之字本用短而短者不足則就其長而滿之若執着成見凝滯於胸終不能參以活法運用必致如書譜所云任筆爲體聚墨成形矣雖參活法亦自有一定不易之勢奔放馳驟不越範圍所謂師古而不泥於古則得之

用筆到毫髮細處亦必用全力赴之然細處用力最難如度曲遇低調低字要婉轉清徹仍須有稜角不可含糊過去如畫人物衣摺之游絲紋全見力量筆筆貫以精神

南田與石谷論書畫一則語有精理其論思翁書云凡人往往以己所足處求進服習既久必至偏重習氣亦由此生習氣者即用力之過不能適補其本分之不足而轉增其氣力之有餘是以藝成而習亦隨之惟思翁用力之

久如瘠者飲藥令舉體充悅光澤而已不爲騰溢故寧見不足毋使有餘其自許漸老漸熟乃造平澹此真千古名言亦一生甘苦之至言也

筆在意先實非易事窮微測奧通乎神解方到此高妙境地夫逐字臨摹先定位置次玩承接循其伸縮攢捉細心體認筆不妄下胸有成竹所謂意在筆先也安能如筆在意先者之超超元箸哉

書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有清剛雅正之氣品下者雖激昂頓挫儼然可觀而縱橫剛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風節著者代不乏人論世者慕其人益重其書書人遂並不朽於千古歐陽永叔嘗以蔡端明比漢儒者又考端明教閩士以經術實爲晦庵之先聲世稱宋人書必舉蘇黃米蔡蔡者謂京也京書姿媚何嘗不可傳後人

惡其爲人斥去之而進端明於東坡山谷元章之列然則士君子雖有絕藝而立身一敗爲世所羞可不爲殷鑒哉

竊見今之學歐柳者盡去其肉學趙董者盡去其骨不知歐柳之雷霆精銳不少風神風神者骨中帶肉也趙董之冰雪聰明自多老勁老勁者肉中帶骨也有志臨池者當以慧眼區別之

退之斥右軍爲俗書而譽其叔父擇木八分至史籀石鼓則曰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後世迂生因以嗤八法不足學夫筆札之妙固無與於經濟學術然篆隸行草祇是古今異宜耳即能斯能冰又於經濟學術何與退之直榮古虐今後之不能書而噉書者所爲行鉢不得詐道不饑也然書雖六藝事而未嘗不進乎道非其胸中空洞無物則化工生氣不能入而

居之則卽摹鍾刻索只成一染紙匠耳惟與造物者游而又加之以學力然後能生動能生動然後入規矩入規矩然後曲亦中乎繩而直亦中乎鈎所謂涉離微而通不犯蓋亦神通之本乎夙因歟

孫退谷云能學定武蘭亭一分即有一分得力惟一學聖教則渾身板俗矣蓋懷仁此序集右軍字宋人已薄之呼爲院體謂院中習以書誥勅士夫不學也

墨不旁出爲書家上乘然非積數十年之功不能臻此妙境點如空中墜石畫如陣雲橫布鈎如折釵豎如屋漏以外不着餘物也有餘墨旁出字之累也然欲去其旁出之累初非預設成心到得純熟地步自無此病

宣州陳氏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柳公權求筆於陳先與二管遣其子進

之且曰學士能書當留此筆不爾當退還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之遂與常筆曰先與者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右說見韋續之墨藪余謂柳公權縱不能書陳氏子孫豈尙知右軍手法者且書之爲道果筆所盡耶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心爲本而筆乃末矣右軍書聖公權直接心源豈區區惟筆是求乎此亦妄人之論也夫

作字如應對賓客一堂之上賓客滿座左右照應賓不覺其寂主不失之懈作書不能筆筆周到筆筆有起訖頓挫顛頂滑過如對賓客之失其照顧也上文所云筆筆要送到亦即此意

用筆宜收斂不宜放縱放縱則氣不融和歐陽率更付善奴訣云細詳緩臨自然備體又云四面停勻八邊具備視勢結體當東西映帶意在筆先大約

勁利取勢虛和取韻二語盡之

作字點畫須要精意觀古帖中起筆之始迥不猶人結體既成終合人意蓋如善奕者布局數子幾令人莫測至收局時着着迴應處處周密此即張懷瓘用筆十法中裹束一法也

唐太宗云努法不重頓走下雖短不直嘗臨右軍作戩字虛其戈令虞世南足之以示魏徵徵曰聖作惟戈法逼真此可謂精鑒矣然太宗之反戈不如努法僅一間耳余擬反戈之法得顧盼生姿一如發矢赴的總在重頓走下故余於努法仍由反戈悟入

山谷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句蓋爲守法不變者言之字曰二王畫曰二米何嘗不守家法何嘗拘守家法不囿家法正所以善承家法也

則能守而能變之功也

東坡作書不懸腕涪翁云然涪翁目見當非妄語但腕不貼案卽能虛懸亦不在懸之太高也世人不察遂議東坡偃筆夫偃筆安得佳書耶

分行布白爲入手要訣元人所謂黃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是也否則疏處安頓尙易舒展密處安頓每形局促其實分行布白不外間架間架既定然後縱橫變化無不如志矣

作行草最貴虛實並見筆不虛則欠圓脫筆不實則欠沉着專用虛筆似近油滑僅用實筆又形滯笨虛實並見卽虛實相生書家秘法妙在能合神在能離離合之間神妙出焉此虛實兼到之謂也中鋒腕力尙矣然腕力之運行全在肘力左右之非怒筆木強之謂余於反戈及豎畫等每形屈而不直

以專用腕力也後體會稍熟覺腕與肘呼吸相通指與筆自然合節耳法宜腕與肘指與筆一齊米下肘用力佐腕腕用力佐指指用力佐筆筆不使其稍偃衛夫人所云須盡一身之力以送之學書最宜千文九成之臺必自地起未知分布而能縱橫出奇者非所聞也松雪有篆書一本四體書一本草書一本文待詔有蠅頭小楷一本草書一本香光行書一本楷書一本此近代之最著者安得名蹟薈萃結墨池之良緣乎

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宋四大家各用古法損益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已撰要是元代第一人評者乃以奴書誚之真虬蟄之撼大樹也虞伯生真行草三體咸極其妙其年稍後孟頫而與齊名然論其出處邵庵較優以無媿名臣也

以稚筆作畫尙能於筆外取意以稚筆作書斷難於筆中求骨此昔人論倪元鎮語余謂不必專論一人只此可戒學書而但求韻致者

黃庭曹娥皆稱右軍書實無確據晉宋間人書佳者流傳後世便稱右軍頗似善射者皆曰羿美女子皆曰嬀施耳古刻又不可得故思翁有謬種流傳概行掃却之說最有功初學若已入門庭則當曰與其過而棄之毋寧過而存之

作書須以整暇出之若匆忙行筆則摺搭無起訖往來無含蓄如治亂絲而紊之矣前所論筆筆斷而復起難爲匆忙行筆者求也

臨池心解終

跋

先君子髫髻嗜書長而服習益深歷四十年無間寒暑自歐趙入門假途顏柳復由顛素希蹤二王旁及篆籀無不究心遇古刻名蹟不惜重貲購藏會倩馮君棲霞繪臨池契古圖以志嚮往又喜蓄古硯藏石中有松皮鸚鵡兩硯尤爲異品署所居曰雙硯草堂屬沈君竹賓作圖紀之每不肖侍側必論及作書體勢並一一指示用筆用墨之法諄切不倦今雖欲再聞提命何可得哉臨池心解一書固自言其生平致力之處有覽古而得者有會悟而得者隨筆錄存不更次第曩偶撰詩文成即棄去以意非專屬也惟百鴈詩尙留篋中是書曾擬刊本問世久而未果而先君子遽棄養矣因亟付梓人以爲後學津筏庶稍慰先靈於泉壤云不肖男運鴻運開運馨運瀾百拜謹誌

學畫淺說

繡水王槩安節著

世之論畫者或尙繁或尙簡繁非也簡亦非也或謂之易或謂之難
難非也易亦非也或貴有法或貴無法無法非也終於有法更非也
惟先架度森嚴而後超神盡變有法之極歸於無法如顧長康之丹
粉灑落應手而生綺草韓幹之乘黃獨擅請畫而來神明則有法可
無法亦可惟先埋筆成塚研鐵如泥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而後嘉陵
山水李思訓屢月始成吳道元一夕斷手則曰難可曰易亦可惟胸
貯五岳目無全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馳突董巨之籓籬直躋顧鄭
之堂奧若倪雲林之師右丞山飛泉立而爲水淨林空若郭恕先之

紙鳶放線一掃數丈而爲臺閣牛毛繭絲則繁亦可簡亦未始不可然欲無法必先有法欲易先難欲練筆簡淨必入手繁縟六法六要六長三病十二忌蓋可忽乎哉

六法

南齊謝赫曰氣運生動曰骨法用筆曰應物寫形曰隨種傳彩曰經營位置曰傳摸移寫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成氣運必在生知

六要六長

宋劉道醇曰氣運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要也變易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捨短六要也

麤鹵求筆一長也僻澁求才二長也細巧求力三長也狂怪求理四長也無

墨求染五長也平畫求長六長也

三病

宋郭若虛曰三病皆係用筆一曰板板則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狀物平褊不能圓渾二曰刻刻則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向畫之際妄生圭角三曰結結則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滯礙不能流暢

十二忌

元饒自然曰一忌布置拍密二忌遠近不分三忌山無氣脉四忌水無源流五忌境無彙險六忌路無出入七忌石只一面八忌樹少四枝九忌人物僵儻十忌樓閣錯雜十一忌滲淡失宜十二忌點染無法

三品

夏文彥曰氣運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鹿柴氏曰此述前人成論也唐朱景真於三品之下更增逸品王休復迺先逸品而後及神妙其意則祖於張彥遠彥遠之言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成謹細其論固奇矣但畫至於神能事已畢豈有不自然者若逸品則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與妙能議優劣哉若失於謹細則成無非無刺媚世容悅而爲畫中之鄉愿與媵妾吾無取焉

分宗

禪家有南北二宗於唐始分畫家亦有南北二宗亦於唐始分其人實非南北也北宗則李思訓父子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驢以至馬遠夏彥之

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荆浩關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氏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也

重品

自古以文章名世不必以畫傳而深於繪事者代不乏人茲不能具載然不

惟其畫惟其人因其人想見其畫令人亶亶起仰止之思者漢則張衡蔡邕

魏則楊修蜀則諸葛亮

亮有南彝圖以化俗

晉則嵇康王羲之王廙

書畫皆爲逸少師

王獻

之溫嶠宋則遠公

有江淮名山圖

南齊則謝惠連梁則陶弘景

弘景以羈放二牛圖謝梁武徵聘

唐則盧鴻

有草堂圖

宋則司馬光朱熹蘇軾而已

成家

自唐宋荆關董巨以異代齊名成四大家後而至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爲

南渡四大家趙孟頫吳鎮黃公望王蒙爲元四大家高彥敬倪元鎮方方壺
雖屬逸品亦卓然成家所謂諸大家者不必分門立戶而門戶自在如李唐
則遠法思訓公望則近守董源彥敬則一洗宋體元鎮則首冠元人各自千
秋赤幟難拔不知諸家肖子近日屬誰

能變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元一變也山水則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
又一變也李成范寬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

鹿柴氏曰趙子昂居元代而猶守宋規沈啟南本明人而儼然元畫唐王
洽若預知有米氏父子而潑墨之關鑰先開王摩詰若逆料有王蒙而渲
淡之衣鉢早具或創於前或守於後或前入恐後人之不善變而先自變

焉或後人更恐後人之不能善守前人而堅自守焉然變者固有膽而不變者亦有識

計皴

學者必須潛心畢智先功某一家皴至所學既成心手相應然後可以雜採旁收自出礪冶陶鑄諸家自成一家後則貴於渾忘而先實貴於不雜約略計之

披麻皴

觀麻皴

芝麻皴

大斧劈

小斧劈

雲頭皴

雨點皴

彈渦皴

荷葉皴

礬頭皴

骷髏皴

鬼皮皴

解索皴

亂柴皴

牛毛皴

馬牙皴

更有披麻而雜雨點荷葉而攪斧劈者至某皴創自某人某人師法於
某余已別載於山石分圖之上茲不贅

釋名

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曰幹淡以鈍筆橫臥惹而取之曰皴再以水墨三四
而淋之曰渲以水墨袞同澤之曰刷以筆直往而指之曰摔以筆頭特下而
指之曰擢擢以筆端而注之曰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苔樹界引筆去謂之
曰畫畫施於樓閣亦施於松針就縑素本色縈拂以淡水而成煙光全無筆
墨蹤跡曰染露筆墨蹤跡而成雲縫水痕曰漬瀑布用縑素本色但以焦墨
暈其傍曰分山凹樹隙微以淡墨滃澆成氣上下相接曰襯

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也釋名曰畫掛也以彩色掛象物也尖曰峯平曰

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嵯嵯間嵯下曰巖路與山通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水曰澗山下有潭曰瀨山間平垣曰坂水中怒石曰磯海外奇山曰島山水之名約略如此

用筆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雲影明晦即謂之無墨王思善曰使筆不可反爲筆使故曰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

凡畫有用畫筆之大小蟹爪者點花染筆者畫蘭與竹筆者有用寫字之兔毫湖穎者羊毫雪鵝柳條者有慣倚毫尖者有專取禿筆者視其性習各有相近未可執一

鹿柴氏曰雲林之傲關仝不用正峯乃更秀潤關仝實正峯也李伯時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書中則書亦透畫中矣錢叔寶遊文太史之門日見其搨管作書而其畫筆益妙夏景與陳嗣初王孟端相友善每於臨文見草而竹法愈超與文士薰陶實資筆力不少又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擘如徐文長醉後拈寫字敗筆作拭桐美人即以筆染兩頰而丰姿絕代轉覺世間鉛粉爲垢此無他蓋其筆妙也用筆至此可謂珠撒掌中神遊化外書與畫均無歧致不甯惟是南朝詞人直謂文爲筆沈約傳曰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庾肩吾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杜牧之曰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夫同此筆也用以作字作詩作文俱要抓着古人癢

處即抓着自己癢處若將此筆作詩作文與作字畫俱成一不痛不癢世界會須早斷此臂有何用哉

用墨

李成惜墨如金玉洽潑墨瀋成畫夫學者必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鹿柴氏曰大凡舊墨祇宜畫舊紙做舊畫以其光銳盡歛火氣全無如林逋魏野俱屬典型允宜並席若將舊墨施於新繪金牋金箋之上則亦不若新墨之光彩直射此非舊墨之不佳也實以新楮繪難以相受有如置深山有道之淳古衣冠於新貴暴富座上無不掩口胡廬臭味何能相入余故謂舊墨留畫舊紙新墨用畫新繪金楮且可任意揮灑不必過惜耳

重潤渲染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董源坡脚下多碎石乃畫建康山勢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着色不離乎此石着色要重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掃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暈開山石加淡螺青於礬頭更覺秀潤 以螺青入墨或簾黃入墨畫石其色亦浮潤可愛 冬景借地爲雪以薄粉暈山頭濃粉點苔 畫樹不用更重榦瘦枝脆即爲寒林再用淡墨水重過加潤之則爲春樹 凡畫山着色與用墨必有濃淡者以山必有雲影有影處必晦無影有日色處必明明處淡晦處濃則畫成儼然雲光日影浮動於中矣 山水

家畫雪景多俗嘗見李營丘雪圖峯巒林屋盡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闊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 凡打遠山必先以香朽其勢然後以青以墨一一染出初一層色淡後一層略深最後一層又深蓋愈遠者得雲氣愈深故色愈重也 畫橋梁及屋宇須用淡墨潤一二次無論着色與水墨不潤即淺薄 王叔明畫有全不設色只以赭石淡水潤松身略勾石廓便丰采絕倫

天地位置

凡經營下筆必留天地何謂天地有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主意定景竊見世之初學據案把筆塗抹滿幅看之填塞人目已覺意阻那得取重於賞鑒之士

鹿柴氏曰徐文長論畫以奇峯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

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若無天密如無地爲上此語似與前論未合曰
文長乃瀟灑之士却於極填塞中具極空靈之致夫曰曠若曰密如於字
句之縫早逗露矣

破邪

如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吳小仙於屠赤水畫箋中
直斥之爲邪魔切不可使此邪魔之氣繞吾筆端

去俗

筆墨間寧有穢氣毋有滯氣甯有霸氣毋有市氣滯則不生市則多俗俗尤
不可侵染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學者其慎

施

設色

鹿柴氏曰天有雲霞爛然成錦此天之設色也地生草樹斐然有章此地之設色也人有眉目唇齒明皓紅黑錯陳於面此人之設色也鳳擅苞雞吐綬虎豹炳蔚其文山雉離明其象此物之設色也司馬子長援據尙書左傳國策諸書古色燦然而成史記此文章家之設色也犀首張儀變亂黑白支辭博辨口橫海市舌捲蜃樓務爲鋪張此言語家之設色也夫設色而至於文章至於言語不惟有形抑且有聲矣嗟乎大而天地廣而人物麗而文章贍而言語頓成一着色世界矣豈惟畫然即淑躬處世有如此所謂倪雲林淡墨山水者鮮不唾面鮮不噴飯矣居今之世抱素其安施耶故即以畫論則研丹攄粉稱人物之精工而淡黛輕黃亦山水之極致

有如雲橫白練天染朱霞峯矗青樹披翠罽紅堆谷口知是春深黃落
車前定爲秋晚豈非胸中備四時之氣指上奪造化之功哉

又曰王維皆青綠山水李公麟盡白描人物初無淺絳色也淺絳色昉於
董源盛於黃公望謂之吳裝傳至文沈遂成專尙矣 黃公望皴倣虞山
石面色善用赭石淺淺施之有時再以赭筆勾出大概 王蒙多以赭石
和藤黃着山水其山頭喜蓬蓬鬆鬆畫草再以赭色勾出時而竟不着色
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

石青 畫人物可用滯笨之色畫山水則惟事輕清石青只宜用所謂梅花
片一種輕輕着水乳細不可太用力太用力則頓成青粉矣 凡正面用青
綠者背面必以青綠襯之其色方飽滿

石綠 綠質甚堅先宜以鐵椎擊碎再入乳鉢內用力研方細用蝦蟇背者佳青綠加膠必待臨時以極清膠水投入碟內再加清水溫火上略鎔用之用後即宜撇去膠水不可存之於內以損青綠之色謂之出膠若出不盡則次回取用青綠便無光彩若用則臨時再加新膠水可也

硃砂 用箭頭者良次則芙蓉塊正砂

雄黃 揀上號通明雞冠黃研細水飛用之但金上忌用金箋着雄黃數月後即燒成慘色矣

傅粉 研粉必須手指以鉛經人氣則鉛氣易耗也

張心齋曰近見畫人面者竟不用粉以製赭石塗之雖經久不變色惜製赭石法不肯傳人耳

調脂 須用福建胭脂張心齋曰杭州胭脂邊甚佳

藤黃 當揀一種如筆管者曰筆管黃最妙 舊人畫樹率以藤黃水入墨
內畫枝幹更覺蒼潤

靛花 福建者爲上凡靛花四兩乳之必須人力一日始浮出光彩 凡製
他色四時皆可獨靛花必俟三伏蓋必置烈日中一日晒乾乃妙若次日則
膠宿矣

赭黃色 藤黃中加以赭石用染深秋樹木葉色蒼黃自與春初之嫩葉淡
黃有別如着秋景中山腰之平坡草間之細路亦當用此色

老紅色 樹葉中丹楓鮮明烏柏冷豔則當純用硃砂如柿栗諸夾葉須一
種老紅色當于銀硃中加赭石

蒼綠色 初霜木葉綠欲變黃有一種蒼老黯淡之色當於草綠中加赭石

用之秋初石坡土逕亦用此色

和墨 樹木之陰陽山石之凹凸處於諸色中陰處凹處俱宜加墨則層次分明有遠近向背矣若欲樹石蒼潤諸色中盡可加以墨汁自有一層陰森之氣浮於丘壑間但硃色只宜淡着不宜和墨

絹素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周昉韓幹後方以熟湯半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龕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畫閣立本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龕絹徐熙絹或如布宋有院絹勺淨厚密有獨梭絹細密如紙闊至七八尺元絹類宋元有窰機絹亦極勻淨蓋出吾禾魏塘窰家故名趙子昂盛子昭多用之明絹內府者亦珍等宋織 古畫

絹淡墨色却有一種古香可愛破處必有鯽魚口連有三四絲不直裂也直裂者僞矣

礬法

絹用松江織者不在銖兩重只揀其極細如紙而無跳絲者粘幘子

即杼子也之

上左右三邊

其邊若緊須打濕粘不爾則扯不開矣

幘下以竹簽簽之以細繩無交互纏幘

莫結

死待上礬後扯平無凹無偏

然後打死結

如絹長七八尺則幘之中間宜上一撐

棍凡粘絹必俟大乾方可上礬未乾則絹脫矣礬時排筆無侵粘邊侵亦絹脫矣即候乾不侵粘處因梅天吐水而絹欲脫則急以礬搽邊上又萬一侵邊而有處欲脫則急以竹削鼠牙釘釘之礬法夏月每膠七錢用礬三錢冬月每膠一兩用礬三錢膠須揀極明而不作氣者近日廣膠多入麩麩假造

不堪用礬須先以冷水泡化不可投熱膠中投入便成熟礬矣凡上膠礬必須分作三次第一次須輕些第二次飽滿而清清上之第三次則以極清爲度膠不可太重重則色慘而畫成多迸裂之虞礬不可太重重則絹上起一層白鋪畫時滯筆着色無光彩凡畫青綠重色畫成時宜以極輕礬水以大染筆輕輕托色上裱時方不脫落絹背襯處亦然礬時幀子宜立起排筆自左而右一筆挨一筆橫刷刷宜勻不使其漬處一條一條如屋漏痕如此細心礬成即不畫亦屬雪淨江澄殊可諦玩若畫遇稍麓之絹則用水噴濕石上捶眼匾然後上幀子礬

落款

元以前多不用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耳至倪雲林字法道逸

或詩尾用跋或跋後系詩文衡山行欵清整沈石田筆法灑落徐文長詩語
奇橫陳白陽題誌精卓每侵畫位翻多奇趣近日俚鄙匠習宜學沒字碑爲
是

煉碟

凡顏色碟子先以米泔水溫溫煮出再以生薑汁及醬塗底下入火煨頓永
保不裂

洗粉

凡畫上用粉處微黑以口嚼苦杏仁水洗之一二遍即去

揩金

凡金箋金扇上有油不可畫以大絨一塊揩之即受墨矣用粉揩固去油但

終有一層粉氣亦有用赤石脂者終不若大絨之爲妙也

礬金

凡金箋金起難畫及油滑膠滾畫不上者但以薄薄輕礬水刷之即好畫矣
如好金牋畫完時亦當上以輕礬水則付裱無迸裂粘起之患

學畫淺終說

學古編序

千莫利器也補履者莫能用欂梁大材也窒鼠穴者莫能舉故求此道必得于此道則達于此道矣既達矣止斯可乎曰不可夏后氏治水水之道也汨使之流道使之注山泉之蒙尾閭之虛不相與違斯所謂道偶得此說因寫爲學古編眞白居易吾丘衍子行序

學古編

魯郡吾丘衍著

三十五舉

一舉曰科斗爲字之祖象蝦蟆子形也今人不知乃巧畫形狀失本意矣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麤尾細似其形耳古謂筆爲聿蒼頡書從手持半竹加畫爲聿聿秦謂不律由切音法云二舉曰今之文章即古之直言今之篆書即古人平常字歷代更變遂見其異耳不知上古初有筆不過竹上束毛便于寫畫故篆字肥瘦均一轉折無稜角也後人以真草行或瘦或肥以爲美茂若筆無心不可成體今人以此筆作篆難于爲古人尤多若初學未能用時略於燈上燒過庶幾便

手

三舉曰學篆字必須博古能識古器則其款識中古字神氣敦朴可以助人
又可知古字象形指事會意等未變之筆皆有妙處於說文始知有味矣
前賢篆之氣象即此事未嘗用力故也若看模文終是不及

四舉曰凡習篆說文爲根本能通說文則寫不差又當與通釋兼看

五舉曰字有古今不同若檢說文頗覺費力當先熟于復古編大槩得矣

六舉曰篆書多有字中包一二畫如日字目字之類若初一字內畫不與兩
頭相黏後皆如之則爲首尾一法若或接或否各自相異爲不守法度不
可如此又圓點圓圈小篆無此法古文有之口字作三角形不可引用學
者慎勿于難寫處妄意增入

七舉曰篆法匾者最好謂之螭音匾徐鉉謂非老手莫能到石鼓文字也

八舉曰小篆一也而各有筆法李斯方圓廓落李陽冰圓活姿媚徐鉉如隸無垂脚字下如釵股稍大錯如其兄但字下如玉箸微小耳崔子玉多用隸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漢意李陽冰篆多非古法効子玉也當知之

九舉曰寫成篇章文字只用小篆二徐二李隨人所便切不可寫詞曲

十舉曰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長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爲度一字爲正體半字爲垂脚豈不美哉脚不過三有無可奈何者當以正脚爲主餘略收短如幡脚可也有下無脚字如𠂔𠂔𠂔等却以上枝爲出如草木之爲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十一舉曰凡寫碑匾字畫宜肥體宜方圓碑額同此但以小篆爲正不可用

雜體

十二舉曰以鼎篆古文錯雜爲用時無跡爲上但皆以小篆法寫自然一法此雖易求却甚難記不熟其法未免如百家衣爲識者笑此爲逸法正用廢此可也

十三舉曰凡□

音圍

圈中字不可填滿但如斗井中着一字任其下空可放垂

筆方不覺大圈比諸字亦須略收口不可圓亦不可方只以炭擊

音擊

範子

爲度自好若○●等字須臾放小若印文中匾口井口字及子字上口却須略寬使口半見空稍多字始渾厚漢印皆如此

十四舉曰寫篆把筆只須單鈎却伸中指在下夾襯方圓平直無有不可意矣人多不得師傅只如常把筆所以字多欹斜畫亦不能直且字勢不活

也若初學時當虛手心伸中指并二指于几上空畫如此不拗方可操筆
此說最要緊學者審之其益甚矣

十五舉曰凡篆大字當虛腕懸筆手腕着紙便字不活相多有人不能用筆
用棕欄條及紙筒等物皆俗夫所爲士大夫不可用此

十六舉曰漢篆多變古法許氏作說文救其失也

十七舉曰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
書體括云方勁古折斬釘斲鐵備矣隸法頗深具其大略

十八舉曰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
盤屈且以爲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藏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
印篆也王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

今碑刻有顏魯公官誥尙書印可攷其說

十九舉曰漢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于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爲官職信令故如此耳自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者故後宋印文皆大謬

二十舉曰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二十一舉曰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爲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

二十二舉曰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略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地別之字有有脚無脚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

二十三舉曰軒齋等印古無此式惟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印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終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則從朱文

二十四舉曰朱文印用雜體篆不可大怪擇其近人情免費詞說可也

二十五舉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爲第一

二十六舉曰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隨俗用雜篆及朱文

二十七舉曰白文印必逼于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二十八舉曰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爲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字宜細四傍有出筆皆滯邊邊須細于字邊若一體印出時四邊虛紙昂起未免邊肥于字也非見印多不能曉此黏邊朱文

建業文房之說

二十九舉曰多有人依欵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文不差如此三代時卻又無印學者慎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辨其微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音節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瀆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製度未聞淮南子人閒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詞耳

三十舉曰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却有法

三十一舉曰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

三十二舉曰凡印僕有古人印式二冊一爲官印一爲私印具列所以實爲甚詳不若嘯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

三十三舉曰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名可廻文寫姓下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卻不可廻文寫若曰姓某私印不可曰文墨只宜封書亦不可廻文寫名印內不可着氏字表德可加氏字亦當詳審之

三十四舉曰表字印止用二字此爲正式近人欲并加姓氏于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己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爲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姓蓋字印不

常用印字以亂名耳漢張長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右一字唐李溫左二字

字化光有印曰李化光亦三字表德印式幼君西漢王式弟子化光見柳文呂衡州也

三十五舉曰諸印文下有空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加屈曲務欲填

滿若寫得有道理自然不覺空也字多無空不必問此

合用文集品目

一小篆品五則

許氏說文解字十五卷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太尉祭酒

□校正定本有新增入字始一終亥者係正本□韻川本乃後人所更

非古人之本意

蒼頡十五篇頡姓侯剛氏黃帝史也亦曰皇頡即是說文目錄五百四十字許氏分隸

每部之首人多不知謂已久滅此爲字之本原豈得不在後人又并字目爲十四卷以十五卷著序表人益不意其存矣僕聞之師云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鍇字楚金陵人集賢學士

當與許氏本相參首卷上

部分六書甚詳末卷辨陽冰差誤

張有復古編二卷

有字口口吳興人湖州有板

載古今異文字不可以爲字少

又五音韻譜五卷比常韻無差

二鐘鼎品二則

薛尚功款識法帖十卷

尚功字用敏錢塘人僉事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

碑在江州蜀中亦有翻刻者字加肥

薛尚功重廣鐘鼎篆韻七卷江州使庫板一卷象形奇字一卷器用名目

五卷

三古文品一則

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

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樞密使

前有序并全銜者好別有僧翻

本不可用此書板多而好看極不易得韻內所載字多云某人字集初無出處不可據信且不與三代款識相合不若勿用然古文別無文字故前列之

四碑刻品九則

李斯嶧山碑

鄭氏曰此頌德碑也斯字通古上蔡人秦丞相

直長者爲真本橫刊者皆摹本有

徐氏門人鄭文寶依真本式長刊者法度全備可近于真但攸字立人相近一直筆作兩股近李處異于建康新刻甚謬

李斯泰山碑咸陽志曰泰山碑秦相李斯書跡妙時古爲世所重鄭文寶
模刊石于長安故都國子學今在文廟石皆剝落唯二世詔一面稍見
李斯秦望山碑在會稽今無

李陽冰新泉銘

陽冰趙郡人將作少監

灑陽冰最佳者人多以舒原輿之言稱新

驛記殊不知此碑勝百倍也陽冰名潮杜甫甥也後以字行因以爲名
而別字少溫木玄虛海賦有云其下陽冰不冶陰火潛然則知與潮又
且有理人多不知因詳其說又有李騰善僞作陽冰書

碧落碑在絳州字雖多有不合法度處然布置美茂自有神氣當以唐碑
觀之世傳陽冰臥看三日毀其佳者數字又言道士寫畢化鳥飛去後

及字欠一筆尤爲可笑不知古文正當如此耳

一云唐韓元嘉子李訓等爲妣房氏立

詛楚文

俗云詛足文李斯篆在鳳翔府

有巫咸大沈文

音故

湫澗音馳三種辭則一迺後

人假作先秦之文以先秦古器比較其篆全不相類其偽明矣篆文皇

本從自世傳始皇謂與臬臭相似因去一畫不足爲病在前亦有如此

者嶧山數成等字皆與古異此碑用之及用秦權毆字作也蓋知見嶧

山秦權而後創造者未必不欲人曰嶧山用此法誠古也其如辨者何

史籀石鼓文

鄭氏曰在鳳翔府宣和間移置東宮周宣王太史或云柱下史

薛尚功法帖所載字完于真本多故不更具真本在燕都舊城文廟

崔瑗張平子碑

瑗字子玉安平人濟北相碑在鄭州前後兩段

字多用隸法不合說文卻可入

印篆全是漢

古印式二冊

卽漢官威儀

無印本僕自集成者後人若不得見只于嘯堂集古

錄十數枚亦可爲法

五附用器品九則

王楚鐘鼎篆韻七卷

楚字口口口口人
管衡州雲仙觀

衡州本字少所出在薛氏前

無銜鐘鼎篆兩冊即薛舊本後重廣作七卷恐人無別故去其銜亦間有帶銜者在

石鼓音後附詛楚文者又載周穆王吉日癸己之說石鼓鄭樵音不可信

呂大臨考古圖十卷

大臨字與叔永興人

有黑白兩樣黑字者後爲有韻圖中欠璫

玉彘白字者博山鑪上誤畫作人手

王球嘯堂集古錄二卷

球字夔玉

正文共一百紙序跋在外其間有古文印數

十有一曰夏禹係漢巫厭水災法印世俗傳有渡水佩禹字法此印乃

漢篆所以知之又一印曰孔夫音誤是孫茲二字又有滕公墓銘鬱鬱
作兩字書且妄爲剝落狀然考之古法疊字只作二小畫附其下秦時
大夫猶只以夫字加二小畫况此疊文者乎僞無疑矣

高衍孫五書韻總五卷

衍孫字
四明人

此書篆隸真行草一字五體別體皆作

小字隨體分註可備初學者用間有差處宜自斟酌

徐鉉篆

鉉廣陵人
散騎常侍

二徐字蹟最多以其近世故不條具鉉字鼎臣錯字

楚金筆法

見前

林罕字源偏旁小說三卷

罕字
國子博士

此書言篆與隸相通源流亦自

可採但有數說與說文悖却係陽冰變法知之足矣是字上從曰巴字

從已加點之類

葛刪正續千字文雖是近人然字法極好千文有兩續本不可無別有陳道士冒名擬本不見好處間有碑刻惜其不多

六辨繆品六則

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上止云於乎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借夫子以欺後人罪莫大于此又且因君字作季字漢器蜀郡洗字半邊正與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顯見其繆比干墓前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蓋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辨之甚明此不復具

三墳書此僞本大不可信言詞俗謬字法非古尙書無也字此書有之乙

戊字合卂凡六此從心加一筆走字合卂音悼此隨俗作之字引脚其餘

頗多

古文尙書係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亦有不合古處若言古今篇次文法同異姑存之言字畫則去之

古文孝經內一篇大謬今文無之後人妄欲作古以古文字集成者觀者當取其古

泉志聞有泉文近于道者可廣見又有妄作三皇幣及禹時幣不可爲信卂此字人謂萬字乃出古錢不見此書終不知也故引入以待好事者戴侗六書故侗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爲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郤只

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此也

本音衆

加口不過爲寔字乃音

作官府之官村字從邛邛不從寸木今乃書此爲村引杜詩無村眺望
賒爲証甚誤學者許氏解字引經漢時猶篆隸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經
而不能精究經典古字及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正據鋤鍾犁鋸尿管
等字世俗作鍾鍾鼎文各有詳註卯字解尤爲不到此書爲一厄矣學
者先觀古人字書方知吾言之當

七隸書品七則

諸漢碑洪氏隸釋備具其說更不再言

婁機漢隸字源六卷

機字彥發嘉興人參知政事

字法最好洪氏本有碑目在前

劉球碑本隸韻十卷外一卷紀源

隸韻兩冊麻沙本與隸韻爲一副刊字體不好以其冊數少乃可常用之故目此

洪适隸釋二十七卷并隸釋續二十一卷

适字景伯鄱陽人左僕射

皆漢碑釋文隸釋

續畫諸碑形及墓壁畫像其碑多圭首或笏首上有垂虹或題處偏僻畫則如影像狀渾黑

洪造隸篆十卷以漢碑模臨偏旁奇古者上石

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真古碑今無矣

佐書韻編姑蘇顏氏本字比諸隸的爲最多寫得卻不好以上書計三十九種美惡兼舉學者皆當知之此等事業以博爲貴數外更有文字不欲大繁始言其不可無者僕亦自有續古篆韻五卷疑字一卷附後未

暇刊板且令學者傳寫又有說文續釋方更刪定同志能爲刻之流傳
將來亦盛德事

八字源八辯字

一曰科斗書科斗書者蒼頡觀三才之文及意度爲之乃字之祖即今之
偏旁是也畫文像蝦蟆子形如水虫故曰科斗

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籀取蒼頡形意配合爲之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
銛利鈎殺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

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
小篆爲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謂籀文爲大篆文云

四曰秦隸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爲便用之法故

不爲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隸也便于佐隸故曰隸書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

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此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卽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

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最爲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異寫法載前卷十七舉下此不再敷

七曰款識款識文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學者取款識字爲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附錄

洗印法

圖書久爲油硃所熾者先于燈盞內浸一宿次日取出蘸香爐內灰用硬櫪刷乾洗之若硃未盡更蘸刷以盡爲度不損印文而清麗若新凡欲泚刷先當用繩約定以防其滑此法最良

印油法

香油浸皂角于磁器內煎過放冷和熟艾成劑次加銀硃以紅爲度入絹袋中用磁玉器盛之數日一翻忌銅錫器若日久油乾復用煎下油滴取盛器內以印色置其上使自沁又不可自上澆下此法不蒸不煉久而益佳與好事者共之

世存古今圖印譜式

宣和印譜四卷

晁克一圖書譜一卷 又名集古印格

王厚之復齋印譜一卷

顏叔夏古印譜二卷

姜夔集古印譜二卷

吾衍古人印式二卷

趙孟頫印史二卷

取字法

礪砂 瓦粉 自龍骨 木賊草 蜜陀僧 白石脂 桑柴灰各等分

人言少許

右爲細末先濕字後滲藥末以熨斗熨之乾隨落

摹印四妙

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實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叅布置不紊謂之巧

書幼學也古以記錄而已然筆法寓焉故學者必有師承始能名家筆銓墨旨人咸秘吝之篆籀之學又其甚焉者元吾子行作爲此書援證圖牒摺撫金石論辨頗詳觀者如親獲指授信其能書之法也往者先君得刻本于燕都藏于家筍垂五十年不佞少喜六書嘗手觀焉以日久漫漶因授于梓俾摹印者有所考据子行畸人也不必論其世傳其可傳者斯可

矣

學古編終

附三十五舉校勘記

歸安姚觀元撰

一舉 從手持半竹加畫爲聿聿 上聿字衍殆原書聿作篆文校者恐人不識以正書注其旁傳寫誤併耳

二舉 難于爲古人尤多 疑有脫譌

三舉 前賢篆之氣象 之當作乏首畫斷爛

七舉 匾者最好謂之蟻匾竝匾竝當作扁說文無匾字

十舉 豈不美哉 李漁述古印說引作美茂 如艸木之爲物 張海

鵬本艸作草俗譌

十二舉 以鼎篆古文錯雜爲用時 印說引鼎篆作鐘鼎當照改

十三舉 但如斗井中著一字 井疑當作升印說引作斗升井中井字
衍 須臾放小 臾當作更形近致譌印說不譌 井口字 井當作
井形近致譌印說不譌

十五舉 用棕欄條及紙箇等物 箇朱象賢印典引作箒按當作箇誤
多二畫許容說篆引如此

十七舉 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 匾並當作扁

十八舉 王球嘯堂集古錄 球當作球按宋王球字夔玉王球字子弁
作嘯堂集球錄者古也作球誤 可攷其說 印典引無其說二字

二十三舉 惟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印白文玉印 上印字衍印典
引作端居室玉印印說引作端居室三字白文印並通 或可照例

印典引作後或爲法 不若則從朱文 則當作只張本不譌

二十四舉 朱文印 印說引作凡印文按作朱文者是蓋此條舉朱文
下條舉白文也 擇其近人情 印說引人情下有者字

二十六舉 不可隨俗用雜篆及朱文 印說引無及朱文三字按姓名
表字古多有用朱文者三字衍

二十七舉 白文印 張本譌作凡文

二十八舉 傍有出筆皆滯邊 印說引皆滯作若黏按作若黏邊與前
後文義始通當照改 建業文房之說 說當作法張本不譌

二十九舉 不差如此 差當作應形近致譌 學者慎此 印典引無

此四字文氣始通當照刪 辨其微惡 微當作嫩形近致譌張本不

譌 蘇秦六印 印典引作六國印當照補 人聞訓 聞當作問大

將軍印 印典引作將軍之印與淮南子合當照改

三十舉 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 印說引故作古無可字 唐郃有

法 印典引無唐字法作之

三十二舉 凡印僕有古人印式二册 凡印句疑有殘脫

三十三舉 或姓名相合 印典引無或字按有者是言但合姓名作印

故下文云加也

三十四舉 曰某氏某 印典引作曰某氏某某非也文義始完當照補

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姓 此十二字不可通印典引後四字

作非皆名印亦譌以文義推之當云非複姓其無印字者皆非名印

唐李溫字化光有印曰李化光 李當作呂注所謂呂衡州也張本不

譌

附三十五舉校勘記終

續三十五舉題辭

曲阜桂未谷精研六書嘗舉所說摹印條件如元吾子行之數題曰續志原始也志其始故不復云一舉二舉也續其舉故引說無例也宋王侁字子弁王球字夔玉是兩人子行誤以嘯堂爲球今逕改之不主於糾正也未谷論摹印諸條尙不止於是是舉隅之義也其不名續學古編以此乾隆戊戌九月大興翁方綱

吾十四五時即好篆刻遍求勝國及本朝諸家印譜觀之皆不與漢印合周櫟園作印人傳抑揚衆製其持論亦多在離合間蓋自子行氏而後能言漢印者鮮矣三十年來每以此意語客莫之省也桂未谷明經出眎所述續三十五舉則凡吾所欲言者未谷已略言之而後喜吾之有鄰至于結字損益

信縮爭讓之法運刀疾徐輕重之度非未谷又誰爲論之是不能無後望矣
桐鄉陸費墀

桂未谷先生續三十五舉凡前舉所及例不復出按吾子行閒居錄云宋賈
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意盤屈成文前無此
體蓋唐人所創又云黃魯直於元暉古印章詩註云謝元暉若是謝眺則元
暉是其字北史元魏諸王亦有名暉者或即此也未谷謂漢篆不盤屈至唐
始變且言古人表字印皆連姓實與子行相發如表之有裏也海甯沈心醇
官印始于周而私印至漢始盛其體即所謂摹印篆也自唐用朱文舊章寢
失及後又以蟲魚蝌蚪雜施其間而古法亡矣稽古之士追述先民如宋則
龜克一王球王厚之顏叔夏姜夔各有著錄而元吾衍之學古編三十五舉

尤稱博綜吾友桂君朱谷復取其未備者而增述之密心冥索以成是書蓋
駸駸乎神與古會矣錢唐吳錫麒

未谷既集印文爲繆篆分韻五卷復取吾子行學古編續其三十五舉追漢
法訂俗體數易稟而後成蓋其慎也摹印家參究二書庶幾無歧途與安邑
宋葆淳

閻潛邱笱記云近代圖章力駁何雪漁而返文三橋鑿鑿至理古學復興亦
其一也未谷作印取法於漢直駕三橋而上之所撰續三十五舉名言精理
卓然可傳於戊戌歲開彫京師今又改定重刊所謂豪髮無遺憾矣庚戌二
月海甯陳鱣

丁未春交桂未谷於濟南旋別去乙卯冬余攝鐸涇川石工李良玉出未谷

繆篆分韻刻版及續二十五舉寫本求售舊刻版既歸王葑町太僕而余獲是書藏諸行篋幾十年每一披校恍與未谷復面也因授梓以志心好且公同好焉嘉慶八年十一月婺源胡翔雲黃海氏識

續二十五舉題辭終

續三十五舉 乙巳更定本

曲阜桂馥冬卉著

米芾曰有人收相侯宣印其文作繆篆乃今所謂填篆也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皆無法

徐官曰說文序中有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字今人多讀作繆誤之繆去聲非是當讀爲綢繆牖戶之繆平聲蓋言篆文屈曲填滿如綢繆也人多忽而不講篆刻往往改誤爲此故也

朱必信曰印篆增減一法必須詳稽漢隸蓋漢隸每多益簡損繁之妙作印仿其法而仍用篆書筆畫則得之矣斷不可杜撰妄爲變亂古文有悖增減之義

黎民表曰近世操觚者往往師心臆見不復檢勘私印銘石十譌其九
程孝廉瑤田通藝錄曰潘毅堂舍人蓄古印千有餘事邀余往觀時張君
古餘宋君芝山皆主於毅堂余乃披其譜指一事以語三君曰此一章兩
面刻者一曰田乃始印一曰手乃始印手之爲田無疑也而文若是此象
井田中三夫共一遂也遂必入於溝故出三夫外芝山曰遂何以不置於
三夫之首而必貫於其中也余曰中貫之則分三爲六彼三夫也此亦三
夫也遂在其中所謂夫間有遂也芝山乃復指一事曰王氏之釗以謂余
曰若知釗爲璽之字乎余曰然哉然哉蔡邕獨斷以爲璽古者尊卑共之
此則卑者稱璽之驗也於是復相與披譜見有曰𠄎埶者又見有𠄎亦者
又見有𠄎亦者皆私璽二字也私璽者卑者之璽但用亦字者古文省也

芝山曰私璽而不冠以姓名可乎余曰往時見玉印二字曰家璽家璽猶私璽也是不冠姓名之驗也是譜中有一事曰坐余以爲封之省徒用封

字以封物其權輿與三君皆曰善

案此論秦以前印皆古文與秦漢以後用繆篆者不同

馮班鈍吟雜錄曰印章上字或可用隸書不純用小篆也世人多以爲譌字又曰在鐘鼎上字雜用不得梁千秋刻章名重一時用字憤憤古篆雜不得隸書今人不知也又曰平生喜教人刻印章用漢法者施於名字藏書印用元人法齋堂樓閣唐人有法詩句作印起於近代用文三橋法一兩字大印蘇爾宣所作多用古人碑額上字爲得體亦一長也不可以其人而忽之字多者板拙不可觀宋人間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有用古鐘鼎琴樣花葉之類今人皆不行瓢印頗有用者亦隨時可耳唐人名印有學漢法

者皆圓潤工緻宋人多勁古元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爲漢印失之矣

吳先聲曰鐘鼎古文皆周秦款識原不施之印後人或取以作朱文但須得體不可雜湊狐裘續羔緇衣補縞徒獻笑耳

毛奇齡曰予嘗聞隰西萬年少論鐵書大抵晉有楷漢有篆晉以楷法易六義點畫增損雖倉頡弗顧也漢以篆銅易鼎漆句曲變換雖姬公且弗得預也以故鐵書宗漢銅猶之毫書法晉帖凡說文六書均無用之而其間填朱琢白若正變偏滿益減爭讓諸法確有程量唐宋以後無聞焉

趙宦光曰近人不會寫篆字容易談印白文小印尙可描補稍大即不能至朱文更出醜矣

王兆雲曰秦漢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借工人臨石非

眞手迹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俱在眞足襲藏者也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曰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
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多不善書
落墨已繆安望其佳予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多妙不
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

王兆雲曰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而降始屈曲盤回至唐宋則
古法蕩然矣

何震曰圓朱文始于趙松雪諸君子殊不古雅但今之不善圓朱文者其白
文必不佳故知漢印精工實由工篆書耳

徐友竹堅曰漢人有摹印篆亦曰繆篆平正方直篆隸互用然其增損疎

密極有意義非若今人之故爲增損故爲疎密也又皆白文承璽口遺意也唐以來始有朱文便多蟠曲非復自然矣宋趙子昂矯之以圓轉去古愈遠然一本許氏字無疑難近代則益蕪蕪雜陳不知纍纍者何語

楊慎曰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俗也予嘗攷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靄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邱蔽野此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閭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案古篆有作葦者又止借舛者石鼓文作窰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盒詳玉篇皿部有盒烏含切覆蓋也考古圖有伯棧饋盒盒器皿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棱其

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樓鑰復古編序曰古無菴字謙中以謂當作閤而難於題扁山谷雖定從艸謙中亦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广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若此因樹屋書影曰今俗書庵字旣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先居蝸牛廬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菴字爲有據依黃山谷之言如此予案六書遺漏文不少劉爲漢姓六書中竟無劉字僕名亮每爲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旁京之語多作諒予甚以爲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譌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今泥古者如菴字必從彡然與彡何與印宗漢人而必以漢人所有之字爲俗字吾所不解

案說文所無之字見於繆篆者不可枚舉繆篆與隸相通各爲一體原不可以說文律之謙中之說守說文者也櫟園之說論摹印者也若升菴謂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則不知八體六體之說矣

又案广即庵字广本象形因不合隸體故加奄變爲諧聲山谷諸家皆不識此字說文广因广爲屋因广當爲因厂

趙希鵠曰漢印多用五字故左有三字右有二字者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

馬永卿癩真子錄曰今印文勝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於陝洽之

間多見古印于蒲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勝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

七修類稿曰漢印二名姓獨居右名俱在左妨誤看也

案單名複姓表德間雜印俱無回文

又案陸友仁得古印曰陸定之印名其子曰定之倪迂贈詩有辨文曰定之之句此應是回文否則姓陸名定非定之矣印譜有陸定之印非回文且前二字占地多自是單名豈友仁所得又一印邪

七修類稿曰稱臣者多兩面有文

案兩面印一面姓名全具故一面單具名作臣某原不同押一處如後世

書牘外面姓名全具內但云某啟某再拜也又有一面姓名一面曰甲曰乙曰翁曰翁伯翁仲翁孟翁叔翁季翁公翁君翁孺翁壹翁稚翁子翁孫曰長翁次翁中翁少翁小翁曰伯曰長伯次伯曰孟曰長孟季孟子孟曰季曰長曰伯長次長宗子長曰兄曰長兄少兄曰長公次中公季公少公幼公曰長孺次孺中孺季孺君孺少孺季卿曰伯卿長卿次卿中卿叔卿季卿少卿幼卿子卿孫卿曰君曰翁君長君中君季君少君幼君小君稚君曰長子中子小子稚子少子王子公子功子曰孫曰翁孫長孫中孫次孫孟孫少孫小孫王孫公孫弟孫子孫不可枚舉王楸野客叢談曰筆談云景佑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上問此人名次公何義龐莊敏公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僕考漢人

字次公之意爲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
又曰唐詩多用張長公事長公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語大率多用
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少穉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
季長幼次等字爲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
者鄭宏字穉卿兄昌字次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攷世
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
字長公次公此理明甚洪邁容齋隨筆曰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
周道也古人之命字一而已矣初日子己而爲仲爲伯又爲叔爲季其老
而尊者爲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下至西漢

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兄子眞
子公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卿孺卿君卿客鄉游
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穉君游君次君賴君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
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穉
季長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賓君倩君
敖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穉賓穉圭穉游穉君巨先巨
君長賓長房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爲雅馴若陳勝字涉
項籍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交朱雲字游爰盜字絲
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路睦宏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鄭杓覽古編曰古碑碣實與漢之印章同法同意如張宏李廣別部司馬之

印其字絕是古碑額其得形神之用死生之機矣非精深者不能察也

鄭梁曰年來獲縱觀秦漢名碑見其字體之多寡疎密不必排比均停而勁拔斌媚各臻其妙因悟古人以善書屬之良工其傳寫神明皆在筆先刀下有不規規形像之間絕鶴而續鳧者用是心識篆印一道亦必如此而後爲工而世之人乃惟以配搭爲先夫所貴乎配搭者體有不同無容雜亂耳非謂點畫煩簡間架方員欲其相稱也若僅求相稱則必攤一爲兩并兩爲一其與牙儉之求精花押何異乎夫爛銅斷碑好事競賞吾就惡其貌古藏拙作僞滋甚而矧其俗等花押者縱使古曾有此天下事豈必古人便可法乎

顧苓曰白文轉折處須有意非方非圓非不方不圓天然生趣巧者得之起

刀住刀處亦然

朱簡曰使刀如使筆不易之法正鋒緊持直送緩結轉須帶方折須帶圓無稜角無擁腫無鋸牙無燕尾刀法盡於此矣

江皜臣曰堅者易取勢吾切玉後恒覺石若宿腐如書惡縑素輒膠纏筆端不能縱送也

按金玉質堅故可製印如水晶硨磲瑪瑙兕角象牙皆取其堅自王冕易以花乳石而攻堅者鮮矣

困學紀聞曰潘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案予所見祭尊印有東昌祭尊南孟祭尊上官祭尊宜士祭尊萬歲祭尊

單人祭尊始樂單祭尊千歲單祭尊廣世無極奉親單祭尊長生安樂單祭尊之印

趙彥衛曰古印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倉敖印近之矣

顧大韶炳燭齋隨筆云凡物之凸起者謂之牡謂之陽凹陷者謂之牝謂之陰此一定不易之詞也蓋大至山谷小至器用皆然惟今之言印章者則以凹陷者爲陽文凸起者爲陰文蓋古來之傳說固然求其說而不得則曰以其虛也故稱陽以其實也故稱陰不知此瞽說也凡後人之印章以印紙故凸起處其印文亦凸凹陷者其印文亦凹古人之印章以印泥故凸起處其印文反凹而凹陷處其印文反凸所謂陽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凸也所謂陰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凹也蓋從其所印言之非從其

所刻言之也不察古今之異而妄爲影似之解其貽誤後學深矣又云凡古人書牘俱用竹簡或用木札既書則泥封之而加印於其上以爲識周禮之所謂璽節左傳之所謂璽書其製大率可想也秦漢封禪則書以玉册封以紫泥印以玉璽至于上書言事則書或用絹素盛以綻囊其用印想或用於絹素之上當更詳之

因樹屋書影曰漢制皇太子金印龜鈕諸侯王金印橐駝鈕列侯丞相將軍金印龜鈕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鈕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鈕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即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鈕太子將軍曰章餘皆曰印余按官印如此計其私印亦必從官故今所得坑漢墓印諸鈕不一必非貴而下擬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

者人非著名傳記後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當曉之其餘獅象辟邪覆斗亭鈕之類則不可知矣

米氏書史曰印文須細圈細與文等我太祖秘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大印粗文若施于書畫古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損書畫也王詵見余家印記與唐印相似似盡換了作細圈

攷古紀略曰古人名印中偶見字旁有龍虎環抱者其字法精妙人皆知之而龍虎形像略存其意亦有一種古樸處最是可愛後人學之不善作意描畫反覺不堪夫龍虎原非印中必須古印內不過偶一見之與其學而貽誚於識者何如不學爲藏拙邪

周亮工印人傳曰梁千秋妾工摹小印或以大者往輒怒曰要儂斲山骨邪
案漢書云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古者官印不過寸許私印更小六朝以降
始漸大猶未懸絕至前明私印且有大于官印者亦見出女子下矣

甘旭曰六代書簡奏疏上用某人啟事言事白事白牋言疏等印極當近於
書簡用某頓首再拜敬緘謹封護封者俱時俗所爲決不可從封固處只用
一名印足矣又云秦漢止有名印晉至六朝間有表字印唐宋始盛行近有
用某人父者譌謬特甚若某道人某山人某某子之類古無此制

擷芳錄曰余見江左周郎四字銅印今以地名小字刻印者大都仿倣是式
然亦古人偶然之作終非大方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曰印章之制始於秦而盛於漢然祇記姓名及官階耳

至宋元始有齋名及別號

張應文曰晉漢印章余所蓄所見約數十方其文止刻姓名及字間有小字者別無閒散道號家世名位引用成語惟單字象形禽鳥龍虎雙螭芝草圓印有之若子孫永寶宜爾子孫子孫世昌日利利出等印卽爲閒文矣

葉盛水東日記曰圖書印信之說具印史等書蓋自漢以來固有之而元爲特盛但多官封爵邑姓名道號書堂齋舍而已雖亦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終非雅製嘗見八十年前兩伍張氏所刻家乘一時諸公圖記尙有典刑後來奇巧溢出漸不足觀近又有摘古人語以寓己意或自造語以爲謙已自勵之詞皆非也其書不盡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已可笑而

所謂保傅尙書大學士章則又可厭矣

周亮工曰文國博爲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之至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至梁千秋則無語不可入矣吾未見秦漢之章有此纍纍也欲追蹤古人而不先除其鄙惡望而知爲近今矣

雲門山樵張紳書朱伯盛印譜後曰

朱伯盛名珪崑山人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

印雖草廬吳公所尙質樸亦所不免惟楊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所用却又多非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絕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略相同子行嘗作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

言一曰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
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不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
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座主張
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臯鶴叟蓋用杭州三山名臨平臯亭黃鶴也古
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烟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郊鳳儀虞廷蓋以
其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又米元章書史言
劉巨濟符符字一好奇耳

梅菴雜志曰古官私印外表字印亦不多見宋後用閒雜字印於書幅之首
謂之引首杜撰可笑今人遵守而不敢有違何邪

都穆聽雨記談曰前代有某氏圖書之記惟以識圖畫書籍今刻印亦曰圖

書誤矣

朱必信曰古來止有名印字印名印之外別有圖畫書籍間所用印名爲圖書記者始于趙宋金天會十三年得有宋內府圖書之印此卽圖書之始而非古法也至於稱名印概爲圖書者乃世俗相承宋人之誤也

陸容曰前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曰某人圖書今人以此遂概呼印爲圖書正猶碑記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莫之正矣王基曰作印非以整齊爲能事要知古人之法會字畫之意有自然之妙今人不知凡能捉刀即自負擅長當時羣公貴客妄爲稱道而此匠流本不知秦漢印爲何物或見之亦曰篆法不同於說文刀法未造及整齊門外俗夫聞之以爲妙論即以品評天下之印遂令人不知學古只知字畫工整爲能

也

考槃餘事曰今之鑿家以漢篆刀筆自負將字畫殘缺刻損邊旁謂有古意不知顧氏所集四千餘印內無十數損傷即有傷痕乃入土久遠水鏽剝蝕或貫泥沙洗剔損傷非古文有此欲求古意何不求其篆法刀法而竊其損傷形似乎

張舍人墳曰漢印多撥蠟故文深字湛有剝爛則是入土之物今人仿漢印有意脫落字無完膚此畫捧心之西子而不知其平日眉目固朗朗然姣好也豈不甚愚也哉

程孝廉瑤田曰今之業是者務趨於工緻以媚人或以爲非則又矯枉而過正自以爲秦漢鑄鑿之遺而不知其所遵守者乃土花侵蝕壞爛之贗

餘豈知藐姑射之神人固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者乎

王基曰印篆之病有三聞見不博無淵源一也偏旁點畫轉合不純二也經營位置妄意疎密三也

袁三俊篆刻十三略曰蒼兼古秀而言譬如百尺喬松必古茂菁蔥鬱然秀拔斷非荒榛斷梗滿目蒼涼之謂又曰光即潤澤之意整齊者固無論矣亦有鋒芒畢露而腴理自是光潤否則似物迷霧中不足觀也又曰人有服飾鮮華輿從絡繹而駟儉之氣令人不可耐者俗故也篆刻家諸體皆工而按之少士人氣象終非能事

米氏書史曰畫可摹書可臨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王誦刻句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予辨出元字脚遂服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毛奇齡曰摹印各有質或金或玉或晶或石或木或牙角骨酪各具形樞則各有其質而今祇一石而曰仿骨仿角仿金玉晶木吾所不解也

蝸廬筆記曰文太史印章雖不能法秦漢然雅而不俗清而有神得六朝陳隋之意至蒼茫古樸略有不逮今之專事油滑牽強成字者諸惡畢備皆曰文氏遺法致爲識古家所薄夫文氏之作豈如是乎

案文氏父子印見於書畫者深得趙吳興圓轉之法此如詩之有律字之有楷各爲一體工力匪易毀之者譏其變古譽之者奉爲正宗皆所謂不關痛癢也

甘暘論歷代印曰漢因秦制而變其摹印篆法增減改易制度雖殊實本六義古朴典雅莫外乎漢矣魏晉本乎漢制間有易者亦無大失六朝因時改

易遂作朱文印章之變則始於此唐因六朝作朱文日流於譌謬多曲屈盤旋皆悖六義毫無古法宋承唐制多尙纖巧其文用齋堂館閣等字較之秦漢大相悖矣元時六文八體盡失印亦因之絕無知者至正間有吾丘子行趙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時尙朱文工巧是飾雖有筆意而樸古之妙則猶未然又論摹印篆法曰摹印篆漢八書之一以平方正直爲主多減少增不失六義近隸而不用隸之筆法漢印之妙皆本乎此又論篆法曰印之所貴者文作者不究心於篆而工意於刀惑也又論刀法曰墨意宜兩盡失墨而任意雖更加修飾如失刀法何又論增減曰漢摹印篆中有增減之法皆有所本時人不知六書之理立意增減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又論陰陽文曰上古璽書封以紫泥餘皆折簡封蠟用白文印印於蠟上其文突起曰

陽後代制有印色印之其文虛白曰陰古所謂陰陽文者言其用不言其體
又論回文印字古用回文印者各有取意如雙字名印當回文姓字在前名
字在後若一順寫則名之二字必分而爲二矣此古用回文者取二字相連
之意也其單字名印者不宜回文只當順寫以姓名在前或之印或私印二
字即在後矣如齋堂閒雜等印不用回文用則失款耳又論名印曰上古用
印以昭信也當用名印爲正名姓之下止可加印字及印信印章之印私印
等字氏字與閒雜字樣俱不可用用之不合古體亦且不敬耳又論重字印
曰印有重字布置當詳字意或明篆二字相重或下者加二點以代如以一
字作兩樣篆者則又涉於雜而章法之正失矣又論破碎印曰古之印未必
不欲整齊而豈故作破碎但世久風烟剝蝕以致損缺糝糊者有之若作意

破碎以仿古印而文法章法不古甯不反害乎古邪

鼂公武三榮郡齋讀書後志曰印格一卷皇朝鼂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爲之叙其略曰克一旣好古印章其父補之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自秦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

朱簡曰上海顧氏嘉興項氏所藏銅玉印不下四千方歛人王延年爲辨出宋元博十之二刻爲集古印譜可謂博矣然而玉石並陳眞贋不分豈足爲印家董狐邪近又有濫收顧氏棄餘及邇來僞造合爲秦漢印統是以蜣丸而充蘇合亦印譜之厄也

案宋皇祐初命太常摹歷代印書爲圖宣和集印史踵事日多如王球王厚之顏叔夏姜夔吾丘衍趙孟頫諸家各有圖譜然皆集古非自作前明

嘉隆以後始自爲譜李雲谷云刻印者仿古數章首列諸巨公數章索李
大泌王太虛一序便侈然成譜以作者自命豈不大可耻哉

乾隆辛丑上元盧抱經程魚門周林汲丁小疋陳竹厂王石臞劉端臨
同觀於詩境軒覃溪記

續三十五舉終

再續三十五舉序

元吾邱氏作學古編二卷其上卷爲三十五舉今作一卷者誤近曲阜桂氏
馥續之別爲一卷聚前人之說而畧舉己意補其闕也晏校而藏之暇日復
掇拾成編仍如二書之數連前凡一百有五事暢其支而疏其流由是而摹
印之大略始備書成自爲序略曰昔馬扶風少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至其
拜伏波將軍上書言所假印伏字犬文外嚮成皋令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
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時下大司空考正晏以後漢書校之在建武十七
年及觀許叔重說文解字序稱王莽時甄豐爲大司空始校文書摹印者爲
繆篆事又在哀帝元始四年今次第其歲月先後不過二十年而又訛謬舛
亂如此方是時天下重開擾俶鼎沸而馬將軍方東征維汜南征徵側將立

身異域銳志功名而屑屑爲此豈以世祖本博覽文辨故大人長者皆有以
近學歟抑刻鵠類鷺畫虎類狗將爲嚴敦等勵所家學歟抑仕宦富貴而後
朝讀百篇歟抑材智高奇即游藝已有過人者歟然後知向之不守章句丈
夫固別有在也且夫騏驥千里孫陽過之而驚凡爲馬者皆驚下也此駱越
之鼓所以可傳而必爲天下後世式也馬將軍豈苟忽乎哉類志之俟後之
觀是書者戊寅十月玉淵堂書

再續三十五舉

姚晏著

一舉云印之精命在於文吾氏前書唯詳篆體故十七舉以後始爲摹印明摹印自一體不可相混也後世學者多錯雜之非也

二舉曰朱修能曰摹印家不精石鼓款識猶作詩人不見詩楚詞此言非也鳥頭雲脚秦時傳爲國璽若今時作之妄矣况石鼓款識之不相入乎修能又曰以商周字法入漢晉印猶以漢魏詩入唐律以唐元字法入漢晉印猶以詞曲句入選詩此言亦非也摹印無二法漢晉之不可入商周猶唐元之不可入漢晉也一也

三舉曰漢晉印篆唯取茂密然茂密只在點畫一畫失所如壯士折一肱一

點失所如美人眇一目周公謹之言如此

四舉曰富或千言貧於一字寫印者時患在貧公謹亦云一邊肖古一邊不肖不如并一邊更之三字肖古一字不肖不如并三字更之

五舉曰字有正側正則左右相生側則左右相顧相背不可強湊漢法皆如是

六舉曰平方正直子行所舉漢法但平方謂橫正直謂豎學者有沿爲平正方直失之遠耳

七舉曰字多偏旁合成有宜大宜小有可大可小昔人主客之論謂主可勝客客不可勝主不得已主客相等可也

八舉曰字畫有方有圓不可方圓相雜昔人於肘折腰間露頭三者辨之是

己

九舉曰程彥明曰神欲其藏而懼於暗鋒欲其顯而懼於露二語最奇確

十舉曰凡漢篆左往者勢皆向左右送者勢皆向右此專語筆法

十一舉曰漢印朱文文與邊粗細相同後世有爲寬邊非古也然米南宮謂上閣圖書大印粗文則又文粗於邊矣玩書史語自悟若寬邊宋三館秘閣之印亦見書史

十二舉曰後世官印有九疊八疊七疊皆朱文私印亦間爲之九疊又名上方大篆劉昌曰取乾元用九之義八疊明監察御史印用之取唐臺儀八印義七疊麻日用之取日月五星七政義也

十三舉曰朱文印外角方內角圓

十四舉曰凡寫詩文名印在上字印在下徐官謂觀宋儒真跡用印皆然予見明人大印在上小印在下者方知此論之當若道號別號單用爲宜十五舉曰秦漢名印之外絕少他製吾氏以爲私印只宜封書然當時言事言疏折簡用蠟今如淳化絳太清諸帖多入晉人書柬絕不見一印以此後世白事又當內外一印如趙吳興多有之若內外二印非古法

十六舉曰凡刻印章許實夫言豎宜細畫宜粗人目力當如此但畧分則宜太露則俗工所爲世有以此成派可哂也

十七舉曰朱脩能曰有刀鋒而似鋸牙癰股者外道也無刀鋒而似藏線墨豬者庸工也

十八舉曰周公謹曰筆有尖齊圓健刀有堅利平鋒不堅猶之不健不利猶

之不圓無鋒猶之不光不平猶之不齊王基亦云作印之刀身須厚而鋒須利

鍊刀三法

一法用鞠花鋼鍛而成刀刀成而礪礪成而鍊鍊方用箬皮牛角二物爲灰青鹽礪砂四物各五六分爲末以醋調塗刀口送燈火上紅而止再入清冷水淬之復如前藥盡乃止鍊畢而磨其淬法有用甘草熬水有即用

醋

一法用酒熟蟹鉗背燒灰留性即用酒蟹調塗刀口入火炙紅仍用蟹酒淬更塗更炙久鍊愈堅蟹酒盡然後炙刀紅寸許取架火上使刀口出火外必漸漸出相去聲色白未可淬色黃未可淬色青則可用矣不可更留遲

一法用豬牙首髮及硝各燒灰等重取醞醋調寫刀口若鋸齒狀試磨礪爲獨堅不與餘鐵同號馬牙鋼然硝灰難取有用泥礮封硝在內外火成之有用蘆菔煮硝去蘆菔煮名元明粉置風前卽爲灰矣

刀式

刀長五寸大者闊二分次者闊一分厚四釐必磨爲平頭有謂如斧式者非也匠人以繩墨刻梓斧宜斲不宜畫者理也賈藝者又有刀以平底闊五釐或三釐一斜一平

十九舉曰漢世封拜多銅印皆鑿鑄後世易之以石欲其渾樸簡厚倍難然銅印究勝於石今世所傳唯元蒙古圖記尙有古致若印章絕少佳矣此豈書法之不精抑製器之未盡善也

鑄印二法

一翻沙先刻成一印將沙泥鎚熟和捏在外候乾剖出印仍合成留小孔化銅入之此精與不精全在先刻之印

一撥蠟以蠟爲印刻篆文並製鈕鈕下置一杆以鎚細泥和膏塗蠟印外候乾再塗至極厚去杆則鈕外有一孔入快火炙之蠟必由孔鎔出化銅入之此精與不精全在先刻之蠟

二十舉曰芝泥之法不傳大抵化蠟作紫色由紫而推之芝以色稱也後人更以印色先有墨印如唐集賢院圖書印王涯李德裕贊皇印是也但貞觀開元小璽皆以朱後人踵事不使濇不使滲使意與法皆可觀焉非唯增印之華而已

印池

甘旭云印池止宜用磁器色歷久不壞以白蠟蠟池內不損油

淨朱沙法

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陶宏景曰即今朱沙也惟須
光明瑩徹爲佳蘇頌曰今出辰州爲最寇宗奭曰辰州沙多出蠻峒錦州
出狷獠峒老鴉井李時珍曰麻陽古錦州地色紫不染紙者爲舊坑沙爲
上品色鮮染紙者爲新坑沙次之印譜有謂新舊二坑者此也以箭鏃沙
爲上宋雷敦始著於書爲次品寇宗奭同今謂之箭頭者俗名也次謂之
劈沙古人不錄或即肺沙音之轉也次謂之豆沙陶宏景所謂如大小豆
及大塊圓滑者也今謂之豆瓣亦俗名也餘不入錄大旨入印之沙宜紫

而沙之高下以無土石爲佳故衡邵所出雖紫不貴好買又以煨冶之餘
充之色紫而歷久變黑矣右取砂之法無土石故可研研亦易細摹印家
取箭鏃用火酒洗取其性烈相入也日乾之畏火也以藥舟碾細粗取也
以花磁再手杵蕩之細取也右研之之法然後入水用海犀膏即黃明膏少許
更研極細以沸熟水沖之再研十數杵不可多水定將浮者注他器存者
再入水膏如前如是浮者至數器更去其浮者俗謂之黃標作標非然後其
中可用也其脚亦不取日乾之

飛銀朱法

標朱出杜氏最上俗稱杜燒猩紅爲下

俗作心紅

近以漳州汞鍊者爲第一故

猩紅亦不入印品謂之飛者以水激取之辭然其要與滌沙同凡印色既

用沙復用朱久必變黑火與不火故也飛朱之水亦必用河水忌雨水及下礬水

理艾法

艾產湯陰謂之北艾產四明謂之流艾產蘄州謂之蘄艾印人皆不論理艾之器曰篠曰篩曰白曰弓曰磨曰囊曰棚理艾之事曰揪曰搓曰淘曰煎曰杵曰彈曰擦曰擠理艾之本曰屑曰衣曰筋曰心曰梗曰蒂先去梗蒂用篩去泥屑日燥搓柔用篠揪之白杵之再以棕作棚擦之去衣又以藥磨磨之使衣盡又用絹篩去屑衣盡乃止後用小弓彈所以去筋筋盡以新麻製囊盛之寬其口以淘淘後以煎煎必沙器至水十餘易色黃而後白白後而又黃黃後而又白止矣而後擠乾日燥之一宿再用小弓彈

視鬆再篩至擦無黑心爲限約艾一斤得三四錢或曰只須搓擦不必煮洗非也

又法用燈心草以粳米粉漿染日乾研末又用棉及楊花竹茹皆非艾比燈心莖剛楊花性柔竹茹體滑棉又軟膩故也然燈心印出能高於紙

又染沙法

淨沙四兩用北地燕脂十個以河水浸取色拌日乾以水盡爲率

又染艾法

艾一兩用紅藍汁一盞染坊名日乾以至紅爲盡不紅則加汁

製油法

印人用油四品茶油產閩中即建茶子種生閩人以供食用脂麻俗作芝即

胡麻寇宗奭所謂其紋鵠其色紫黑取油亦多然今取油以白者爲勝苳

麻亦作蠅音卑

俗作草

李時珍曰其仁嬌白如續隨子有油可作印色及油

紙者也菜油本芸薹菜子灰赤色成油黃色凡此四者皆前人所錄也然

以茶油第一苳麻次之脂麻芸薹入品爲是茶油清冽入沙歷久不膩苳

麻色濁久之印反其質而黑惟其性毒能拔入紙故不易滲若脂麻則性

浮其力往往不勝沙薹菜色本黃且性本滲最爲訕也蓋南人多茶與菜

北人多苳麻胡麻擇於二者可也印人製油多用藥品茶油一兩用黃蠟

三分煎去水氣苳麻油二十四兩用白芨五錢蒼朮二錢川附三錢肉果

一錢乾薑二錢川椒三錢狗脊二錢砒石一錢阜角一錢班毛七個入沙

器煎水成珠去滓然後再加白礬三錢無名

本草作無名異

末三分又法入黃蠟

胡椒以燈草試之不見水氣而貯磁器菜油一斤用白芷一錢交桂川椒
二錢白芨三錢切片入油入瓦器煎沸數次去滓置盆內以絲綿蒙之日
盡三伏色如水滴紙不作暈而成麻油四兩蒼朮一錢六分白芨四錢黃
蠟八分白蠟二分胡椒三十粒煎香一炷一法麻油十兩蓖麻仁五六十
粒花椒胡椒各二十粒阜角三箇白芨末一錢白蠟血竭各二錢白礬藤
黃各五分先入蓖麻仁同油入磁器煎數次再入椒阜復數次再入蠟礬
等復數次視成珠候冷去滓埋土中三日後取出再日三日可用一法蓖
麻油五觔合麻油一觔藜蘆三兩阜角二兩大附子二兩乾薑一兩五錢
白蠟五錢藤黃五錢桃仁二兩土子一錢

品不入
本草

同入瓦器以快火沸

數百視水涸隨時增之後以慢火三日爲準去滓以磁盛之入地三日取

出一二日去水氣用之不用封磁器中可百年不壞此亦前人所錄也大抵用藥之義去其溼以就燥蒼朮之類是也久其色使不改白芨之類是也益其質以取□□□之類是也斂其瀋以不滲白蠟之類是也又欲經冬不凍則胡椒之類是也然諸法所不備者曰求治太急不待日而取鑪火異日必黑用力不勤不就燥而見霜露易日必滋矣又已成之油須淨脚

取蓖麻子法

取蓖麻子在霜降後日乾貯竹器內次年微過炒熟碎舂然後榨取成油又法去殼研極碎入器煎數沸水面有泡及浮油用鵝毛時拂之煎至半日油盡出取油入他器煎數沸入藥貯之又法炒熟去殼蒸過用絹包入

小木車成油而煎者不可用

配合四法

一法製沙一兩製油三錢先取沙與油如前入花磁內手杵細研至油不浮沙不沈則油結而復散散而復結矣然後加製艾五分使收之視艾與沙合而止曬五七日時以筋翻動二三月後始可用

一法加珊瑚屑一錢眞珠末一分金箔十張雲母石二分

一法淨銀朱十兩朱沙五兩珊瑚四錢瑪瑙三錢琥珀眞珠數分俱研細與治沙同日乾加砒石三分金箔數分油五錢再研曬一日加艾六錢白蠟八分明礬三錢合後數日用

一法只用倭紅

廣人謂之洋紅

色勝於沙數倍然不可雜沙朱使色不明也

宣和內府曹昭格古論楊升庵外集三法

宣和內府印色只用珊瑚屑鮮若朝日歷久不變曹昭格古論用密調硃久而色愈鮮明明內府用寶如此升庵外集用穿山甲油不滲皆其取驗者也

收護法

冬月勿近火懼其黑也勿燉勿呵懼其溼也春冬曬一時夏秋曬一刻就其暖也不翻則色黃常使朱與油稱

敗塗增朱法

凡舊印色一兩增朱五錢油二錢必晴日曬暖泌入之此法畧詳學古編

附錄

二十一舉曰把刀如把筆書之美惡筆曲赴之則所謂具成竹在胸然後免起鵲落與意常居筆先字常居筆後者力也印家則曰甯使刀不足無使刀有餘此言由淺入深一成不可變也然妙入熟處亦可不論

附論刀十九說

一 立刀直入石使鋒兩面相齊謂之正入刀一面側入石謂之單入刀兩面相側入石謂之雙入刀一刀去復一刀去謂之複刀一刀去一刀來謂之反刀疾送不回謂之飛刀將放而止謂之挫刀輕舉不癡重謂之輕刀藏鋒不露謂之伏刀平若帖地謂之覆刀直下不轉旋謂之切刀行而不知謂之舞刀欲行不行謂之澀刀徘徊審顧謂之遲刀以上十有四說皆初入也留刀者先具章法逐字完刻補刀者短長肥瘦修飾都勻復刀者一

刀不至而再復之衝刀者文不渾雄使之一體平刀者平正其下使無參差以上五法皆整齊之事也夫能者合之不能者逐事合之愈見其拙是謂妙入熟處可不論也

二十二舉曰把刀入石字有次第文無先後俗工乃逐字逐筆爲之

二十三舉曰文之妍媸在刀有持準若必欲如寫篆反使不美觀

二十四舉曰白文之闌猶碑碣之格文大於格宜矣未能格粗於文者也亦外角方內角圓可也

二十五舉曰白文闌有居中間行者朱文雖漢印有之終不美

二十六舉曰凹字爲款凸字爲識古器款字如仰瓦識字如立壁可爲朱白文之矩矱

二十七舉曰玉印最爲古峻秦璽傳至數千年又銅印朱文壞畫白文爛地玉印則可殘不可壞

輓玉法

用葶薺數枚並木通同玉入水煮一晝夜復用明礬三釐蟾酥三釐塗玉刻處炙乾又塗以藥盡爲止又法取蝦蟆肥者煎膏塗則柔輓可刻又法蟾酥利割又法用吉祥草搗爛同玉煮視熟即可刻但不可沙器只宜銅

鐵

輓銅法

亦用葶薺水煮則輓復用甘草水則如舊或曰葶薺擦之即輓

刻玉刀

玉面光滑不能任刀以市人先以寶藥礬之之故如先以玉田沙或簷下滴水處泥磨之然後可篆刻但用純鞠花鋼久鍊刀成闊五分厚三分平磨口用其尖角置砥石於旁更易磨換用器鈴定以物繫刀勿入再進不可用猛力反不入

又刻玉刀須中鋒刻銅須偏鋒中鋒向字中畫偏鋒向字旁落也

二十八舉曰鑿印壓努居多若字形圓折則交鋒宛露不藏蓋不如是則二筆起處相接不能茂美予見宋人玉印如此若壓努則中間深闊首尾畧狹二十九舉曰晶印明人所製極雅潔可愛入文房最宜但亦須刀刻至瑪瑙琥珀燥烈不入品矣

刻水晶法與刻玉同

三十舉曰象齒作印亦明代有之曾見江南士夫家有藏項氏天籟閣鑒賞印數十紐皆此製但俱係朱文白文不相宜竹木不可爲印惟俗士尙之

刻象牙刀

牙法之刀須利而薄直向字邊切去自膩潤精美又牙印不必用軟法

洗象牙法

象牙久則黃以腐坊豆渣浸擦自白

三十一舉曰連珠製印起自唐代宋如宣和紹興等印亦盡是長章隔斷明人始作名印用以押扇亦只朱文爲宜

三十二舉曰篆文既定以紙印潤石上勝於後鏡反觀者

三十三舉曰印有款題前賢以記歲月只在印之左方若有記跋亦必自此

而始所以省覽也在他處則非法

三十四舉曰款題之刻與印不同與碑誌亦異大抵一刀直下一刀側下每筆或上闊下細或下闊上細或右闊左細以見稜角爲合左闊右細則無之三十五舉曰珍藏舊印朱膩模糊先於油內浸一宿用刷蘸爐灰刷之方不損印又印紐雖多以獅駝等式爲上山水人物俗工爲之非舊印所有也

再續二十五舉終

續三十五舉

番禺黃子高叔立

字爲心畫當先知此字從某從某於六書之義云何下筆自然有意

學篆以說文爲本按說文都九千三百五十有二字日寫三百餘字一月可遍把筆既定然後再加臨摹方可漸進於古

學篆必先通說文然許氏之書正如今之康熙字典若求筆法舍石刻其何從

童蒙入塾塾師先教以摹寫上大人若將說文五百四十部之字鏤板印朱如童時仿字式稍有資稟無不能作篆者矣

昔人學書日臨千文若能將說文五百四十部之字分兩日寫一週何憂其

學之不成

漢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九千字乃得爲吏是人人無不能篆也今人自幼習爲行楷以其餘力從事於篆而且千萬中僅一見焉略有所得輒自矜誕吾恐爲古人執鞭尙不見許何升堂入室之云

學篆有兩善一毫苟且不得一筆偏倚不得近於主敬又可以想見字學之源流訂定俗體之得失欲辨別點畫之譌謬而不根據於篆是沿其流而不泝其源也

書爲六藝之一篆又爲諸書之祖當思未始有字之先倉頡作字之始

講篆書者約有三家一曰攷古家一曰寫字家一曰摹印家以許氏爲宗證以經典之同異此攷古家也廣蒐金石諸刻專講筆法此寫字家也至於摹

印又在二者之外漢譜中所用字多有與六書不合者

世俗謂小篆爲鐵線篆不知始於何時然用筆誠能如鐵線於此道亦已過半此外有所謂竹葉篆鼎脚篆爛柴篆名旣不雅其爲體益不足觀矣

說文篆引書也此字解得最好蓋謂引筆而書之也故於亅部音撇云右戾也

象左引之形ノ部音曳云拙也明也象拙引之形又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

若凶引而下行讀若退所謂引而上行乃筆從下而上如卞字凡字屬字飛字皆是飛本從平風本從凡也此等前人未經說破余讀許氏書乃悟得之作篆須知用筆之先後如人字兩筆先ノ次ノ篆隸楷之所同也ノ字楷作兩筆或三筆ノ篆必作三筆先一次ノ次ノ凡字同□音圍楷作三筆隸作兩筆先ノ次ノ篆同ノ楷作三筆隸作三筆或四筆ノ篆只作兩筆先ノ次ノ

子字隸楷俱三筆篆亦三筆而用筆不同先ノ次レ次ノ巾字隸楷作三筆篆作四筆先一一次一一次ノ次レ木字隸楷俱作四筆篆卻作五筆先一一次レ次ノ次ノ次ノ否則用力不勻且有偏左偏右之病風字隸楷作九筆篆只作四筆先一次レ次レ次レ次レ雨字楷作八筆隸篆俱作九筆先一次一一次ノ次レ次ニ回字隸作四筆楷作六筆篆只作一筆回舉一反三是在學者說文艸部從旦從於法當先日次於乾幹韓翰旄等字從之卻不同部又艸部灑從於汙水部汙古或汙爲沒法當先於次灑然頗難寫學者要不可不知耳言楷書者必準則於永字八法今予略舉廿字庶幾縱橫曲直左右方圓無乎不備矣

一 一 衰 一 畎 一 於 一 弋 一 支 一 於 一 烏 一 轄 一 乃 一 余 一 罕 一 尸 一 於 一 謹 一 方 一 〇 一 私 一 一

三筆之後再寫四筆

王王王玉王壬王豕王之正正正任壬生氏兮兮干干牛牛中中甲甲泉泉

午丰丰丰斗凡巾山出行凡拱攀北鄉凡从凡比引其五五爻爻

凶凶六文凶凶四四內穴凡二夬六介他目目甘母母田田由鬼臣臣

牙冓皮支支先先元欠九犬尫鳥光彳既互巧斤办邑多多勿勿戈戈民民

弓么山山心心屯它欠冰火火大內矢丙天尙虎彘弟衣衣戎毋以上七

十一字未免近贅然能熟習於此再留意於偏旁則寫篆自有其基矣

今人作篆每將新穎切去卻用絃線束縛令畫勻適輒自以爲得計不知筆

既無鋒何以轉運舍此不爲亦未失爲佳士也

筆用長毫非羊則兔然嶺南兔少羊毫自可

每見作篆者多用渴墨或者矯之而用濃墨竊謂得中爲貴也然與其渴也不如其濃矣

紙以生紙爲貴然必能寫綾絹及粉蠟箋乃見本領謂其能於滑中行筆骨董家收書畫者畫多而書少就書而論行多而隸楷少至篆則萬中無一以故得見古人真蹟爲難

篆書刻於法帖中者亦少如淳化帖李斯書絳州帖詛楚文泰山篆譜李斯書陸平原書汝州帖詛楚文之罘刻長陵刻淮南刻宗資墓石獸題字郭忠恕書苟得佳拓尙有典型

古刻有不可臨摹者如夏鉤夏瑀戈岫嶼碑商鍾及比干銅盤之類爲真爲贗前賢已有定評姑備之以爲一種舊物可矣

趙德父言學古文者宜先從事於鐘鼎文今薛氏鐘鼎款識王氏嘯堂集古錄皆有刊本大抵考訂以薛氏爲優摹勒以王氏爲勝

石鼓在宋歐陽文忠集古錄時存四百六十有五字至元潘愜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九十有九字今校前又殘闕七十八字實存三百八字所謂石有時而泐也然即所存之字猶可想見史籀之遺若薛氏款識本楊用修本及國朝蔣和臨停雲館舊藏本字形旣失神氣全無不必寓目可也

小篆一體自李斯始今諸刻已就湮沒惟琅邪臺及泰山殘石尙存其源實出於石鼓

漢篆在世惟嵩嶽少室石闕銘及開母廟石闕銘曹喜大風歌乃後人僞作漢代隸書盛行然碑額率多用篆今作篆額宜仿其體爲之不必拘拘於小

篆也

新莽石刻自居攝二年孔林墳壇二種外不多見而範金特妙今世所存如貨布及布貨十品銅權二器類皆瘦削廉利咄咄逼人說者謂莽刻薄寡恩與李斯同故形於書者亦復如此

曹魏篆法僅見於洪氏之書所載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及大饗記額額用古文

天發神讖舊傳爲皇象書可當奇偉二字唐人碑額多由此出若能展作榜字自屬美觀

梁蕭子雲剏造飛白小篆夢英曾仿爲之此外不多見

當塗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語誠不妄蓋漢人共尙分隸六朝並習行

楷至當塗乃專以此自名耳舊稱烏石山般若臺題名處州新驛記縉雲城隍廟記麗水忘歸臺銘爲陽冰四絕今般若臺亡歸臺尙存城隍廟記係重摹本而新驛記不可見矣

李陽冰篆刻傳於世者有三墳記遷先瑩記庾公德政頌謙卦黃帝祠宇四字聽松二字金石錄載有瑯邪山新鑿泉題考槃餘事載有千字文云石在西安府學長物志載有孔子廟碑今未之見

謙卦舊拓極少今世所行多是翻本更有縮爲小字者乃明人所臨或以爲僞託或以謙字多出假借或云字字皆有本原米南宮蘭亭詩跋云之字最多無一似少監之意亦復云爾余得見舊拓用筆極纖細與城隍廟記相髣髴學者旣從事於篆不可不熟臨謙卦以其方圓平直屈伸向背長短疎密

無所不備也

唐人諸碑字體多與說文不合然古文小篆各自爲體間或參用尙不至於大謬陳惟玉書碧落碑乃合古籀以成文又雜以漢魏以來碑字正如鶉衣百結東牽西撻舊謂陽冰坐臥其下三日不去鏡其佳者數字不足當有識之一笑矣

唐時碑額間用柳葉篆然只可用之寫額若寫成篇文字未免涉俗朝陽巖銘用之與古文隸書號爲三體似不宜效

二徐郭忠恕夢英禪師皆學當塗而各極其至終宋之世無有能與四子抗者

二徐石刻在世甚少今繹山碑乃出鼎臣手摹猶可想見其用筆之妙楚金

有說文韻譜傳爲鼎臣手書近日翻刻雖多舛謬竊意非鼎臣莫能爲也
郭忠恕篆存者惟陰符三體夢英禪師有說文字原及千文若十八體則墮
入魔道矣

汝帖載郭忠恕篆書六行似是夫子廟堂記其文不可考

張仲荀鈔高僧傳序乃郭忠恕篆額

郭忠恕汗簡一書聞係手寫入板汪西亭從曝書亭借刻摹印頗精

郭忠恕篆與夢英禪師驟見之若無大別而實不同學者解此當有悟入處
玉箸折釵皆以形言玉箸筆圓折釵筆方徐摹繹山此玉箸法也夢英千文
此折釵法也

昔人謂山谷作橫畫率從中間先作一點旋引筆由左而右篆法正是如此

蓋從中間落筆則左右均平自無欹側之患山谷殆深於篆者嘗見江西萬氏所藏銅雀臺研銘字約三分以上甚古樸有漢意

山東孔廟有米元章先師贊筆力遒勁先師二字卻用古文餘不多見

負暄野錄內如篆法總論李陽冰書章友直書邵餗書各條自是當家之語又言近世小篆則有徐明叔及華亭曾大中常熟曾耆年徐頗好爲復古篆體細腰長脚二曾字則圓而勻稍含古意今能舉其名者少矣

游宦紀聞言德興士人姚敦臨字公儀能篆書秦檜當國時令作二十家篆孝經上表以進時紹興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所謂二十家者不知何家又宣和書譜御府所藏宋益端獻王二十六體篆意亦如夢英所謂十八體之

類

蘇唐卿書醉翁亭記全仿庾公德政頌然稱之者甚少金石萃編亦不收狄道李寂當時亦號能篆所書韓文公五箴字體過於迫隘又于作於女作汝尤爲不古

趙宋一代能篆者大大約夢英禪師之後斷推張有張後爲道士著復古編能訂定俗字此乃其手寫付梓者今翻刻極好結體長短肥瘦適中

郭忠恕有陰符經吳衍亦有陰符經衍元人據考槃餘事所稱然未之見楊桓著有六書統所書太白酒樓記甚有名往歲順德何上舍清嘗欲舉以爲贈後不數相見今已歸道山無從覓矣

馮定遠嘗譏學古編以爲過於自信然三十五舉中皆率臆而言絕不作門面之語吾不知馮氏所得何如若初學得吾子行之書而觀之亦可無惑於

他歧矣

吾子行言作篆忌寫詩詞然鐵網珊瑚載有子行手寫杜詩一紙亦用篆體不幾自破其例耶

高詡古老子殊不爲古然集古文至五千餘言之多亦碑刻所少見者

黃鶴山樵題畫多用篆體今人謂之急就章大抵結體宜方長運筆宜流動慎勿墮落趙寒山一派

小篆與繆篆判然兩途自趙鷗波始以小篆入印停雲館從而效之

屠長卿論明朝篆人李東陽滕用亨程南雲金湜喬宇景暘徐霖陳道復王穀祥周天球凡十人按十人中西涯最負盛名今皆未之見也

二十年前有人持文衡山篆書落花詩求售中多雜體用墨太燥疑非眞筆

然衡山長處實不在此

古無草篆之名有之自趙寒山始偶見石刻一紙使我作十日惡

國朝篆書盛推王虛舟然形體稍具骨格未成譬如二八嬌嬈掠鬢梳雲過
自脩飾未足語乎丈夫之槩也

江艮庭先生晚年與人書札率用篆體嘗手書所撰尙書△注音疏鏤板行
世又見一硯銘乃其自書自刻者結字長短參差不拘一格兼有石鼓詛楚
國山之遺其孫沅字鐵君深通六書亦效其體然遜之遠矣

乾隆朝曲阜桂未谷陽湖洪稚存孫淵如嘉定錢獻之四君皆深於說文之
學未谷隸書尤負盛名獻之嘗刻一印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王司寇金石
萃編諸篆刻實出其手以視唐宋諸賢果如何哉